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24nB138

雲門匡真禪師語錄

南漢 文偃說　守堅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機緣
  - 示眾
  - 室中語要
  - 垂示代語
- 卷目次
  - 1
  - 2
  - 3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第一

機緣

雪峰禪師法嗣雲門文偃禪師，浙西嘉興張氏子。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稟具，窮律部，初參睦州蹤禪師。州纔見師來，便閉卻門，師乃扣門，州云：「誰？」師云：「某甲。」州云：「作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己事未明，乞師指示。」州開門一見便閉卻，師如是連三日去扣門。至第三日，州始開門，師乃拶入，州便擒住云：「道！道！」師擬議，州托開云：「秦時[車*度]轢鑽。」師從此悟入。師到雪峰莊，見一僧，師問：「上座今日上山去那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寄一則因緣，問堂頭和尚，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。」僧云：「得。」師云：「上座到山中，見和尚上堂，眾纔集，便出握腕立地云：『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卻？』」其僧一依師教。雪峰見這僧與麼道，便下座攔胸把住其僧云：「速道！速道！」僧無對，雪峰托開云：「不是汝語。」僧云：「是某甲語。」雪峰云：「侍者將繩棒來。」僧云：「不是某語，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。」雪峰云：「大眾去莊上，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。」師坎日上山，雪峰纔見便云：「因什麼得到與麼地？」師乃低頭，從茲契合。

師在雪峰時，有僧問雪峰：「如何是觸目不會道，運足焉知路？」峰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僧不明，遂問師：「蒼天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斤麻，一疋布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」師云：「更奉三尺竹。」後雪峰聞，喜云：「我常疑個布衲。」

師行腳時，見一座主，舉在天台國清寺齋時，雪峰拈缽盂問：「某道得，即與你缽盂」某云：「此是化佛邊事。」峰云：「你作座主，奴也未得。」某云：「不會。」峰云：「你問，我與你道。」

某始禮拜，峰便蹋倒。「某得七年方見。」師云：「是你得七年方見？」主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更與七年始得。」

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。一日因喫茶次，舉蘊和尚垂語云：「見聞覺知是法，法離見聞覺知，作麼生？」有傍僧云：「見定，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，法亦不可得。」師拍手一下，蘊乃舉頭。師云：「猶欠一著在。」蘊云：「我到這裏卻不會。」

師到共相。共相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云：「雪嶺來。」相云：「要急言句，舉一則來。」云：「前日典座來，和尚何不問他？」相云：「典座且置。」師云：「箭過新羅。」

師在嶺中時，問臥龍和尚：「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？」龍云：「不見有己，始明得己。」又問：「長連床上學得底，是第幾機？」龍云：「第二機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第一機？」云：「緊峭草鞋。」

師在嶺中時，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」云：「向上與你道即不難，汝喚什麼作法身？」僧云：「請和尚鑒。」云：「鑒即且置，作麼生說法身？」僧云：「與麼，與麼。」師云「此是長連床上學得底。我且問你：法身還解喫飯麼？」僧無語。後有僧舉似梁家菴主，主云：「雲門直得入泥、入水。」資福云：「欠一粒也不得，剩一粒也不得。」

師在雪峰與長慶、西院商量：「雪峰上堂云：『盡大地撮來如粟米大，拋向面前，漆桶不會，打鼓普請看。』」西院問師：「雪峰與麼道，還有出頭不得處麼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院云：「作麼生是出頭不得處？」師云：「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。」又云：「狼籍不少。」又云：「七曜麗天。」又云：「南閻浮提，北鬱單越。」

師一日與長慶舉趙州無賓主話，雪峰當時與一蹋作麼生？師云：「某甲不與麼？」慶云：「你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石橋在向北。」

師與長慶舉石鞏三平話，師云：「作麼生道，免得石鞏喚作半箇聖人？」慶云：「若不還價，爭辯真偽？」師云：「入水見長人。」

師到洞巖。巖問：「作什麼來？」師云：「親近來。」巖云：「亂走作甚麼？」師云：「暫時不在。」巖云：「知過即得。」師云：「和尚亂走作什麼？」

師到疏山。疏山問：「得力處道將一句來。」師云：「請和尚高聲問。」山便高聲問。師云：「和尚早朝喫粥麼？」山云：「作麼生不喫粥？」師云：「亂叫喚作麼？」又因疏山示眾云：「老僧咸通年己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。」師問：「承聞和尚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，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，是不？」山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法身邊事？」山云：「枯椿。」師云：「如何是法身向上事？」山云：「非枯椿。」師云：「還許學人說道理也無？」山云：「許你說。」師云：「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，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？」山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法身還該一切不？」山云：「作麼生不該？」師指淨瓶云：「法身還該這箇麼？」山云：「闍梨莫向淨瓶邊會。」師便禮拜。

師到曹山。山示眾云：「諸方盡把格則，何不與他道一轉語，教伊莫疑去。」師便問：「密密處為什麼不知有？」山云：「秖為密密，所以不知有。」師云：「此人作麼生親近？」山云：「不向密密處。」師云：「不向密密處，還得親近也無？」山云：「始得親近。」師應諾諾。師問曹山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云：「喫常住苗稼者。」師云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云：「你還畜得麼？」師云：「學人畜得。」山云：「你作麼生畜？」師云：「著衣喫飯有什麼難？」山云：「何不道披毛戴角？」師便禮拜。

因瑤長老舉菩薩手中執赤幡問師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你是無禮漢。」瑤云：「作麼生無禮？」師云：「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。」

師到天童。童云：「你還定當得麼？」師云：「和尚道什麼？」童云：「不會即目前包畏。」師云：「會即目前包畏。」

因見信州鷲湖上堂云：「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，設使了得底人明得知有去處，尚乃浮逼逼地。」師下來舉此語問首座：「適來和尚示眾云：『未了底人浮逼逼地，了得底人浮逼逼地。』意作麼生？」首座云：「浮逼逼地。」師云：「首座在此久住，頭白齒黃，作這箇語話。」首座云：「未審上座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要道即得，見即便見，若不是，莫亂道。」首座云：「秖如堂頭道浮逼逼地，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頭上著枷，腳下著柵。」座云：「與麼則無佛法也。」師云：「此是文殊、普賢大人境界。」

師行腳時，有官人問：「還有定乾坤底句麼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悉哩薩訶。」

師到江州，有陳尚書請師齋，相見便問：「儒書中即不問，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，作麼生是衲僧行腳事？」師云：「曾問幾人來？」書云：「即今問上座。」師云：「即今且置。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書云：「黃卷赤軸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文字語言。作麼生是教意？」書云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心欲緣而慮忘。」師云：「口欲談而辭喪，為對有言；心欲緣而慮忘，為對妄想。作麼生是教意？」尚書無語。師云：「見說尚書看《法華經》是否？」書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經中道：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？」書無語。師云：「尚書且莫草草。十經五論師僧拋卻，特入叢林十年、二十年尚不奈何，尚書又爭得會？」尚書禮拜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

師到歸宗。僧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宗云：「兩兩三三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宗云：「三三兩兩。」師卻問其僧：「歸宗意旨如何？」僧云：「全體與麼來。」師云：「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麼？」僧云：「曾到來。」師云：「打野榔漢。」

師因乾峰上堂云：「法身有三種病、二種光，須是一一透得，更須知有照用臨時向上一竅在。」峰乃良久，師便出問：「菴內人為什麼不見菴外事？」峰呵呵大笑。師云：「猶是學人疑處在。」峰云：「子是什麼心行？」師云：「也要和尚相委。」峰云：「直須與麼，始解穩坐地。」師應喏喏。乾峰示眾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，落在第二。」師出眾云：「昨日有人從天台來，卻往經山去。」峰云：「典座來日不得普請。」便下座。師問乾峰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峰云：「到老僧也未？」師云：「與麼則學人在遲也。」峰云：「與麼那，與麼那？」師云：「將謂猴白，更有猴黑。」

師到灌溪時，有僧舉灌溪語云：「十方無壁落，四面亦無門，淨裸裸，赤灑灑，沒可把。」問師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與麼道即易，也大難出。」僧云：「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？」師云：「你適來與麼舉那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你驢年夢見灌溪麼？」僧云：「某甲話在。」師云「我問你十方無壁落，四面亦無門，淨裸裸，赤灑灑，沒可把。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商量箇什麼事？」僧云：「豈干他事？」師喝云：「遂隊喫飯漢。」

陳尚書問雲居供養主云：「雲居高低於弟子。」主無語。尚書問師，師云：「尚書莫教話墮。」

師在嶺中時，問一老宿：「一切時中如何辯明？」老宿云：「喚什麼作一切時中？」師云：「釋迦老子道了也，彌勒猶自不知。」又見一老宿上堂云：「若是商量舉覺，如當門利劍相似，一句下須有

殺活始得。」師出眾云：「和尚上堂多時，大眾歸堂。」老宿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日月易流。」

師在嶺中順維那處，起彼時問：「古人豎起拂子，放下拂子，意旨如何？」維那云：「拂前見，拂後見。」師云：「如是，如是。」又云：「是諾伊，是不諾伊？」又云：「可知禮也。」

師聞洛浦勘僧云：「近離甚處？」僧云：「荊南。」浦云：「有一人與麼去，還逢麼？」僧云：「不逢。」浦云：「為什麼不逢？」僧云：「若逢，即頭粉碎。」浦云：「闍梨三寸甚密。」師後於江西見其僧，問云：「還肯此語不？」僧云：「有。」師云：「洛浦倒退三千里。」

師在靈樹知聖大師會中為首座。時，僧問知聖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聖云：「老僧無語。」卻問僧：「忽然上碑，合著得什麼語？」時有數僧下語，皆不契。聖云：「汝去請首座來。」洎師至，聖乃舉前話問師。師云：「也不難。」聖云：「著得什麼語？」師云：「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，但云師。」知聖深肯。

問：「學人有疑，請師不責，從上宗乘事作麼？」師云：「三拜不虛。」

示眾

師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夫唱道之機，固難諧剖，若也一言相契，猶是多途，況復忉忉，有何所益？然且教乘之中各有殊分，律為戒學，經為定學，論為慧學，三藏五乘、五時八教各有所歸。然一乘圓頓也大難明，直下明得，與衲僧天地懸殊。若向衲僧門下句裏呈機，徒勞佇思，門庭敲磕，千差萬別。擬欲進步向前，過在尋佗舌頭路布，從上來事合作麼生？向者裏道圓道頓得麼？者邊那邊得麼？莫錯會好。莫見與麼道，便向不圓不頓處卜度，者裏也須是箇

人始得。莫將依師語、相似語、測度語，到處呈中將為自己見解。莫錯會，祇如今有什麼事，對眾決擇看。」時，有州主何公，禮拜問曰：「弟子請益。」師云：「目前無異草。」有官問：「佛法如水中月，是不？」師云：「清波無透路。」進云：「和尚從何得？」師云：「再問復何來？」進云：「正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重疊關山路。」有官問：「千子圍繞，何者為的？」師云：「化下住持，已奉來問。」問：「今日開筵，將何指教？」師云：「來風深辨。」進云：「莫秖者便是麼？」師云：「錯。」問：「從上古德以心傳心，今日請師，將何施設？」師云：「有問有答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不虛施設也。」師云：「不問不答。」問：「凡有言句皆是錯，如何是不錯？」師云：「當風一句，起自何來？」進云：「莫秖者便是也無？」云：「莫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啐啄之機？」師云：「響。」進云：「還應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的的事？」師云：「痛領一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日裏看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久雨不晴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久雨不晴？」師云：「曬朗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帶朕？」師云：「天台普請，南嶽遊山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一路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主？」師云：「太無禮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代時教？」師云：「對一說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師云：「普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端坐念實相？」師云：「河裏失錢，河裏摝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沙門行？」師云：「會不得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會不得？」師云：「秖守會不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尋常之用？」師云：「且那裏葛藤去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你看什麼經？」僧云：「《般若經》。」師云：「一切智智清淨，還夢見未？」僧云：「一切智智清淨且置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放你三十棒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報得四恩三有去？」師云：「抱頭哭蒼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正法眼？」師云：「粥飯氣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三昧？」師云：「到老僧一問，還我一句來。」問：「如

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師云：「東山水上行。」問：「乞師指箇入路。」師云：「喫粥、喫飯時。」有僧問：「如何是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說時默？」師云：「清機歷掌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默時說？」師云：「嗄。」進云：「不默不說時如何？」師將棒趁。問：「如何是雲門劍？」師云：「祖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師云：「更請一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師云：「覿機無改路。」進云：「放著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再舉不逾塵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塵塵三昧？」師云：「桶裏水，缽裏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如體玄？」師云：「欠你一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玄中的？」師云：「[祝/土]。」進云：「如何即是？」師云：「速退，速退！妨他別人問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非思量處？」師云：「識情難測。」問：「鑿壁偷光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恰。」問：「一言道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裂破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作麼生下手拈掇？」師云：「拈取糞箕掃帚來。」問：「如何舉唱即得不負來機？」師云：「道什麼？」進云：「還可來意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且緩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師云：「北斗裏藏身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來宗？」師云：「不問不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？」師云：「我今日不荅話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不答話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會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吹毛劍？」師云：「骼又云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內外光？」師云：「向什麼處問？」學云：「如何明達？」師云：「忽然有人問你作麼生道？」進云：「明達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明即且置，還我達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切急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吃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來心？」師云：「舉起分明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孔竅？」師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進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對牛彈琴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大乘修行？」師云：「一榼在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？」師云：「僧堂八佛殿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挂唇吻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合取狗口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海印三昧？」師云：「你但禮拜問著，待我東行西行。」問：「如何轉動即得不落階級？」師云：「南斗

七，北斗八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當今施設？」師云：「道即不難，鑒從何來？」問：「如何是不睡底眼？」師云：「不省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犯之令？」師云：「那箇師僧還見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大人相？」師乃擎拳。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云：「一佛，二菩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兄弟添十字？」師云：「我共汝說葛藤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，速禮三拜」問：「如何是天然之事？」師云：「蹋步向前作什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，更將一問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七縱八橫？」師云：「放汝一著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舉一則語，教汝直下承當，早是撒屎著你頭上也；直饒拈一毛頭，盡大地一時明得，也是剜肉作瘡。雖然如此，也須是實到者箇田地始得。若未，且不得掠虛，卻須退步向自己腳根下推尋，看是什麼道理。實無絲髮許與汝作解會，與汝作疑惑。況汝等且各各當人有一段事，大用現前，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，便與祖佛無別。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、惡業濃厚，突然起得如許多頭角，擔缽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？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？大丈夫漢，阿誰無分？獨自承當，尚猶不著便，不可受人欺瞞，取人處分。纔見老和尚開口，便好把特石驀口塞，便是屎上青蠅相似，鬥咂將去，三箇五箇聚頭商量，苦屈兄弟。古人一期為汝諸人不奈何，所以垂一言半句，通你入路。知是般事，拈放一邊，自著些子筋骨，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。快與，快與！時不待人，出息不保入息，更有什麼身心閑別處用，切須在意。珍重！」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觸目不會道，運足焉知路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」師云：「與我拈卻佛殿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最初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僧便禮拜。師云：「近前來。」僧便近前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實學底事？」師云：「大好消息。」進云：「畢竟是誰家之子？」師云：「臘月二十五。」問：

「承教有言一切智智清淨時如何？」師便唾之。進云：「古人方便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來，來！截卻汝腳跟，換卻汝髑髏，缽盂裏拈卻匙箸，拈卻鼻孔來。」進云：「甚處有許多般？」師云：「者掠虛漢。」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是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法皆是佛法？」師云：「三家村裏老婆盈衢溢路，會麼？」學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非但汝不會，大有人不會在。」問：「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大眾久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出身處？」師云：「佛前裝香，佛後合掌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去？」師云：「三門頭合掌。」問：「四面森森，如何是靈樹？」師云：「風鳴雨息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靈樹枝條？」師云：「曬朗皮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」云：「拈卻露柱。」學云：「露柱豈干他事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會麼。」問：「醍醐上味為什麼翻成毒藥？」師云：「[祝/土]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活？」師云：「心不負人。」學云：「如何是殺？」師云：「三日後不得唱衣。」學云：「不殺不活時如何？」師以拄杖趁出。問：「學人與麼來，請師實說。」師云：「知。」問：「金剛為什麼倒地？」師云：「不著力。」問：「殺父、殺母，佛前懺悔；殺佛、殺祖向什麼處懺悔？」師云：「露。」問：「不起一念，還有過也無？」師云：「須彌山。」問：「如來唯一說，無二說，如何是如來說？」師云：「那箇師僧何不問？」問：「闇中如何辨主？」師云：「務原是什麼人坐？」問：「學人實問，請師實答。」師云：「你作麼生辨？」進云：「正當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的。」問：「從上古德以何為的？」師云：「看取舌頭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諸和尚子！莫妄想，天是天，地是地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。」良久，云：「與我拈案山來看。」便有僧問：「學人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門為什麼從

這裏過？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不妄想去也！」師云：「還我話頭來。」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還有人道得麼？道得底出來。」眾無語。師拈拄杖云：「適來是箇小屎坑，如今是箇大屎坑。」下座。問：「萬法歸一，一即不問，如何是萬法？」師云：「你來這裏說葛藤瞞我。」問：「聖僧為什麼被大蟲咬？」師云：「與天下人作牓樣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用心，即得不負於上來？」師云：「省力。」進云：「省力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省取前話。」問：「萬機不到處，如何知有？」師云：「該得麼？」進云：「日用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箭到新羅；大漢國裏說葛藤。」問：「學人擬伸一問，還許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佛不奪眾生所願。」問：「如何舉唱即得不負來機？」師云：「痛領一問。」問：「千聖功圓冥然時，如何擊琢？」師云：「句裏明人。」問：「三界中，何物勝於佛？」師云：「通你一問。」問：「摘葉尋枝即不問，如何是直截根源？」師云：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己事未明，如何指示？」師云：「不避來機，還當得麼？」問：「盡其機來，師還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一問不錯。」學云：「一問且置，師還接不？」師云：「細看前話。」問：「毘盧向上即不問，虛空請師留些子。」師云：「把卻汝咽喉，你作麼生道？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一扠一劄。」進云：「莫便是不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今日與諸人舉一則語。」大眾聳聽良久，有僧出禮拜，擬伸問次，師以拄杖趁云：「似這般滅胡種，長連床上納飯阿師，堪什麼共語處？這般打野榔漢。」以拄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向下文長，付在來日。」進云：「便與麼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墮。」進云：「什麼處是墮？」師云：「長連床上飽喫飯了，脫空妄語。」問：「靈山一會，何似今日？」師云：「言中有響。」學云：「當今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

「不煩再問。」問：「以字不成，八字不是，未審是什麼字？」師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，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我又辜你什麼處？」問：「從上古德得箇什麼便稱尊貴？」師云：「愛問不愛答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不假和尚舌頭嚼去也。」師云：「熨斗煎茶銚不同。」問：「和尚為人語話，還有未道著底句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說不及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秖為如此。」問：「大拍盲底人來，師還接也無？」師放身倒。問：「如何是雲門山？」師云：「庚峰定穴。」問：「牙齒敲磕皆落名言，如何得不落古人蹤？」師云：「通機自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皮枯骨瘦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七顛八倒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一不得向，二不得開。」問：「暗室得明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朗州此去多少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一言纔舉，千差同轍，該括微塵，猶是化門之說。若是衲僧，合作麼生？若將祖意、佛意這裏商量，曹溪一路平沉。還有人道得麼？道得底出來。」時，有僧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師云：「餬餅。」進云：「這箇有什麼交涉？」師云：「灼然有什麼交涉？」問：「當今一句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一線道，還我一句來。」問：「不涉廉纖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一怕汝不問，二怕汝不舉，三到老僧勃跳，四到你退後。速道，速道！」僧便禮拜，師便打。問：「目前蕩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熱發作麼？」其僧禮拜而退，師云：「且來，且來。」僧近前，師便棒云：「這掠虛漢謊我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王主？」師云：「叉手著。」問：「盲龜值浮木孔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叉手去也。」問：「學人正在迷途，請師一接。」師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答猶未了。」進云：「和尚什麼處答？」師云：「將謂汝靈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正眼？」師云：「那箇師僧近前來。」其僧近前，師咄云：「去！」問：「教中即不問，如何是宗門中事？」師云：「既有來問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絕消息

處，如何履踐？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。」進云：「秖今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莫亂統。」問：「性源還有語也無？」師云：「莫問。」問：「佛病、祖病將何醫？」師云：「審即諧。」進云：「將何醫？」師云：「幸有力。」問：「百步穿楊，請師指的。」師云：「答這話去也。」問：「言詮不及處，如何體會？」師云：「對眾快禮三拜。」問：「伶俜之子如何進步？」師云：「目前不辨。」進云：「豈無尊貴？」師云：「不較多。」進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問：「凡有言說，皆是葛藤。如何是不葛藤？」師云：「大有人見汝問。」問：「急急相投，請師指教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道？」進云：「不會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作麼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大眾！汝等還有鄆州針麼？若有，試將來看。有麼？有麼？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若無，散披衣裳去也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盡大地人來，師如何接？」師云：「提綱有路。」進云：「莫秖這便是指示不？」師云：「合取狗口。」問：「時中不明，如何得不落緣塵去？」師云：「閉門哭蒼天。」問：「十二時中如何體悉？」師云：「不難辨。」進云：「還有學人入頭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細看前話。」問：「靈山一會，迦葉親聞，未審聞箇什麼句？」師云：「不避來鋒。速道！速道！」進云：「是什麼句？」師云：「掣電之機，徒勞佇思。」問：「千聖不傳，古今不歷，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觸忤老兄得麼？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接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作麼。」問：「有何逕要令學人心息？」師云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問：「目前坦然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海水在汝頭上。」進云：「還著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向這裏脫空妄語。」問：「施主設齋，將何報答？」師云：「量才補職。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會即喫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師云：「截卻汝肚腸，換卻匙箸，拈將缽盂來看。」僧無對，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來鋒有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轉身處？」師云：「利。」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秖這箇帶累殺人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「道即道了也。」時，有僧出禮拜，欲伸問次。師拈拄杖便打，云：「識什麼好惡？這一般打野榔漢，總似這箇僧，爭消得施主信施？惡業眾生總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咬。」以柱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拈卻一字得麼。」問：「扶桑柯畔，日輪未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知。」問：「背楚投吳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面南看北斗。」問：「六國未寧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千里何明。」進云：「爭奈不明何？」師云：「賴遇適來道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云：「受什麼人供養？」問：「如何是直截一路？」師云：「主山後。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合取皮袋。」問：「曹溪的旨，請師垂示。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。」問：「密室玄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倒。」進云：「宮中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重。」問：「萬機吐不出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大眾不匿。」進云：「猶是學人疑處在。」師云：「語覆前機去。」問：「要急相應，唯言不二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對眾舉，大眾可不知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承當？」師云：「驢年。」問：「一生積惡者不知善，一生積善者不知惡。此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燭。」問：「遠遠投師，師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七九六十三。」進云：「學人近離衡州。」師喝云：「是你草鞋跟斷！」僧云：「珍重。」師喝云：「靜處薩婆訶！」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一佛，二菩薩。」問：「六國未寧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雲擎雨色。」問：「上無攀仰，下無己躬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藏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僧便禮拜，師云：「放過一著，置將一問來。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這死蝦蟆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色即是空？」師云：「拄杖敲汝鼻孔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和尚非時為人一句？」師云：「早朝牽犁，晚間拽耙。」問：「三乘五性即不問，如何是衲僧門下事？」師云：「日勢稍晚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久值為什麼不識？」師云：「測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心？」師云：「心。」進云：

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不會。」進云：「究竟如何？」師咄云：「靜處東行西行。」問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舌根裏藏身。」進云：「藏身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途中受用？」師云：「七九六十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世諦流布？」師云：「江西湖南，新羅渤海。」問：「密室不通風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響露鳴風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密室中人？」師云：「再陳難辯。」問：「直與麼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照從何立？」進云：「不去不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前語道什麼？」問：「進向無門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千八百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放你橫說豎說，從朝至暮無人塞你口；不放你說，又作麼生？」

上堂，大眾集，良久，驀拈拄杖云：「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般柴不易，在中庭裏相撲供養你，更為你念《般若經》云：『一切智智清淨，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』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一切智智清淨？」師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，這裏自領出去。」問：「桂錫幽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深中淺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淺中深？」師云：「大地山河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深？」師云：「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」問：「迦葉入定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匿得麼？」進云：「還見十方不？」師云：「好手透不出。」問：「真如湛寂，妙絕無門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自機迴照。」進云：「秖這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莫錯。」問：「千般方便誘引歸源，未審源中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有問有答，速道將來。」僧應喏，師云：「迢遙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雲門劍？」師云：「揭。」進云：「用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沒即道。」進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壯一問。」問：「能詮表裏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風不入。」進云：「表裏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錯。」問：「萬機

俱罷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塚上生芝草。」問：「觀身無己，觀外亦然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熱發作麼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冰消瓦解去也。」師便打。問：「龍門有意，進水無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來機即易，再舉還難。」進云：「正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快。」問：「古人面壁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念七。」又云：「定。」問：「百不會底人來，師如何接？」師云：「話墮也。」進云：「什麼處是話墮？」師云：「七棒對十三。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了即業障本來空，未了還須償宿債。』未審二祖是了、未了？」師云：「確。」問：「從上古德相傳何事？」師云：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雲門一路？」師云：「親。」進云：「如何即是？」師云：「顛言倒語作麼？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擬心即差。』如何得不差？」師云：「全機歷掌。」進云：「後人再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遲風難改。」問：「三身中，阿那身說法？」師云：「要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釋迦身？」師云：「乾屎橛。」問：「請師提綱宗門。」師云：「南有雪峰，北有趙州。」問：「大徹底人見一切法是空不？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問：「終日切切，不得箇入路，乞師指箇入路。」師云：「當機有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」師云：「蒲州麻黃，益州附子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撩起來作麼生道？」進云：「便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對牛彈琴。」問：「玄機一路如何體會？」師云：「三十年後。」問：「槨示雙趺，當表何事？」師云：「言。」進云：「未審師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緊峭草鞋。」問：「不是玄機，亦非目擊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倒一說。」問：「劫火洞然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更夢見甚麼？」

上堂，云：「我共汝平展，遇人識人，與麼老婆說話，尚自不會，每日飽飯喫了，上來下去，覓什麼碗？這野狐隊仗向這裏作什麼？」以拄杖一時趁下。問：「初秋夏末，前程忽有人問，如何秖對？」師云：「大眾退後。」進云：「過在什麼處？」師云：「還

我九十日飯錢來。」問：「學人近到法席，未審家風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歷一問，作麼生道？」問：「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，如何是一乘法？」師云：「何不別問？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便喝。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一塵遍含一切塵。』如何是一塵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，更將一問來。」問：「學人不問，師還答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將汝口挂壁上不得。」問：「一切尋常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雖然屎臭氣熏我，我且問你：晝行三千，夜行八百，你缽盂裏什麼處著？」僧無對，師云：「脫空妄語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眼？」師云：「速禮三拜。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牛頭橫說豎說，不知有向上關捩子。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？」師云：「東山西嶺青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云：「歸依佛，歸依法，歸依僧。」進云：「白牛何在？」師咄之。問：「樹凋葉落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體露金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布袋裏珍珠？」師云：「說得麼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宗的子？」師云：「言中有響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夫學般若菩薩，須識得眾生病，即識得學般若菩薩病。還有人揀得麼？出來對眾揀看。」眾無語。乃云：「若揀不得，莫妨我東行西行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我今日共汝說葛藤、屎灰尿火、泥豬疥狗、不識好惡、屎坑裏作活計。所以道：盡乾坤大地，三乘十二分教、三世諸佛、天下老師言教，一時向汝眼睫上會取去。饒汝便向這裏一時明得，亦是不著便漢，無端跳入屎坑，可中於我衲僧門下過，打腳折。」時，有三僧出，一時禮拜。師云：「一狀領過。」問：「如何得速超三界去？」師云：「如何得速超三界去？」進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是即休。」問：「終日忙忙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覿機無響路。」進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說不得。」問：「一擺淨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爭柰老僧何？」進云：「此是和尚分上。」師云：「這掠虛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透出

一字。」進云：「透出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千里同風。」問：「古人道：『知有極則事。』如何是極則事？」師云：「爭柰在老僧手裏何。」進云：「某甲問極則事。」師便棒云：「吽！吽！正當撥破，便道請益，這般底到處但知亂繞。近前來，我問你：尋常在長連床上商量向上向下、超佛越祖，你道水牯牛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麼？」僧云：「適來已有人問了也。」師云：「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，不要。有便言有，無便言無。」僧云：「若有，更披毛戴角作麼？」師云：「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。」又云：「來，來！我更問你諸人。」橫擔拄杖道：「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。我且問你：十二時中行住坐臥、屙屎送尿，至於茆坑裏蟲子、市肆賣買羊肉案頭，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麼？道得底出來！若無，莫妨我東行西行。」便下座。師見僧入來，便云：「瓦解冰消。」僧云：「學人有什麼過？」師云：「七棒對十三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長連床上有粥有飯。」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道無橫徑，立者皆危。』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普請看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三乘教外一句？」師云：「闍梨一問，老僧勃跳三千里。」進云：「謝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住！住！你道老僧話作麼生？」僧無對，師云：「三十年後來，與汝三十棒。」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謔汝屋裏老爺。」問：「曹溪一句，闔國知聞。未審雲門一句，什麼人得聞？」師云：「闍黎不聞。」進云：「學人親近得不？」師云：「仔細踟躕看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如來明星現時成道。」有僧問：「如何是明星現時成道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，近前來。」僧近前，師以拄杖打趁。

上堂，有僧出禮拜云：「請師答話。」師召大眾，大眾舉頭，師便下座。

上堂，良久，有僧出禮拜，師云：「太遲生。」僧應喏。師云：「這漆桶。」

上堂：「有解問話者，置將一問來。」僧出禮拜云：「請師鑒。」師云：「拋鉤釣鯤鯨，釣得箇蝦蟆。」云：「和尚莫錯。」師云：「朝走三千，暮走八百，作麼生？」僧無語，師便打。

上堂，僧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若是提起，即向上去也。」僧又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云：「南贍部洲，北鬱單越。」問：「普賢為什麼騎象？文殊為什麼騎師子？」師云：「我無象也無師子，且騎佛殿出三門去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教意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又云：「正好辯猶是曲說教意，若約提綱即未在。」問：「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掃地潑水相公來。」問：「隨流認得性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東堂月朗，西堂闇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底事？」師云：「你若不問，我即不答；你若問，我即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」僧云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一不成，二不是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青天白日，寮語作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日裏麒麟看北斗。」問：「學人到這裏為什麼道不得？」師云：「野狐窟裏坐。」問：「不落古今是何曲調？」師拽拄杖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面南看北斗。」問：「古人斬蛇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闍黎受戒太早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騎一問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叉手著。」進云：「賓主相去多少？」師云：「如眼如目。」進云：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三九二十七。」問：「自到和尚法席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截卻你頭，得麼？」問：「乞師指示，令學人頓息昏迷。」師云：「襄州米作麼價？」問：「二尊相見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不是偶然。」

上堂：「天帝釋與釋迦老子在中庭裏相爭佛法甚鬧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曹溪的的意？」師云：「老僧愛瞋不愛喜。」進云：

「為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不獻詩。」問：「二尊相見，共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不決即道。」問：「人天交接其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對眾呈機。」

上堂：「和尚子！且須明取衲僧鼻孔，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？」乃云「摩訶般若波羅密，今日大普請。」便下座。問：「如何是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。」進云：「向上更有事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有。」進云：「如何是向上事？」云：「釋迦老子在西天，文殊菩薩居東土。」問：「父母俱喪時如何？」云：「俱喪且置，那個是你父母？」僧云：「苦痛深。」師云：「灼然，灼然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大施主？」師云：「對機不辯。」問：「徹底冥濛底人來，師如何拯濟？」師云：「兩重公案，一狀領過。」問：「說教當為何人？」師云：「近前來，高聲問。」僧近前問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和尚年多少？」師云：「七九六十八。」進云：「為什麼七九六十八？」師云：「我為你減卻五年。」問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如何是一路涅槃門？」師云：「我道不得。」進云：「和尚為什麼道不得？」師云：「是你舉話即得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法說？」師云：「大眾久立，速禮三拜。」「如何是隨意說？」師云：「晨時有粥，齋時有飯。」「如何是隨宜說？」師云「三德六味，施佛及僧。」「如何是方便說？」師云：「是汝鼻孔重三斤半。」「如何是大悲說？」師云：「皈依佛法僧。」問：「生死根源即不問，如何是目前三昧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三千里。」進云：「今日得遇和尚也。」師云：「放你三十棒。」問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上大人，丘乙己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化三千，七十士。」問：「不離三德六味，還有佛法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秖怕你不問。」進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三德六味，施佛及僧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眼睫橫亙十方，眉毛上透乾坤、下透黃泉，須彌山塞卻汝咽喉，還有會處麼？若會得，拽取占波國共新羅國鬥額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江西即說君臣父子，湖南即說他不與麼，我此間即不如此。」良久，云：「汝還見壁麼？」

上堂，云：「去，去！遞相鈍置，有什麼了時。」卻問眾云：「我與麼道，還有過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一不得問。」進云：「喏！」師咄云：「話也不領！」問：「今日供養羅漢，羅漢還來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汝若不問，我即不道。」進云：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三門頭合掌，佛殿裏裝香。」問：「如何是衲僧本分事？」師云：「南有雪峰，北有趙州。」進云：「請和尚不繁辭。」師云：「不得失卻問。」學云：「喏！」師便打。問：「承古有言：『會即事同一家，不會即離牙擘齒。』如何得事同一家？」師云：「亂走作麼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從上來且是個什麼事，如今抑不得已，且向汝諸人道。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為對、為緣？若有針鋒與汝為隔、為礙，與我拈將來。喚什麼作佛作祖？喚什麼作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？將什麼為四大、五蘊？我與麼道，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，忽然遇著本色行腳漢聞與麼道，把腳拽向階下，有什麼罪過？雖然如此，據箇什麼道理便與麼？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，須是箇漢始得。忽然被老漢腳跟下尋著勿去處，打腳折有什麼罪過？既與麼，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麼？待老漢答一轉了，東行西行。」有僧擬問次，師以拄杖劈口打，便下座。問：「師子嚬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嚬呻且置，試哮吼看。」僧應喏，師云：「這箇是老鼠啼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我有一句語，不敢望你會，還有人舉得麼？」良久，云：「將謂胡鬚赤，更有赤鬚胡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「不得已且作死馬醫，向汝道是箇什麼，是東是西、是南是北，是有是無、是見是聞，是向上是向下，是與麼是不與麼。這箇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，是你有幾箇到此境界？相當即相當，不相當，靜處薩婆訶！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「諸方老和尚道：『須知有聲色外一段事。』似這箇語話，誑謊人家男女。三間法堂裏獨自妄想，未曾夢見我本師宗旨在，作麼生消得他信施？臘月三十日，箇箇須償他始得。任汝勃跳去，是你諸人各自努力。珍重！」問：「目前無一法，還免得生死不？」師云：「你驢年未免得在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去。」進云：「學人不會，乞師道。」師云：「閻梨公驗分明，何在重判？」問：「維摩一默，還同說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痛領一問。」進云：「與麼則同說也。」師云：「適來道什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清淨法身？」師云：「花藥欄。」進云：「便與麼會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金毛師子。」

上堂，因聞鐘鳴，乃云：「世界與麼廣闊，為什麼鐘聲披七條？」

上堂，云：「不可雪上加霜去也。珍重！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云：「諸方老禿奴，曲木禪床上坐地，求名求利，問佛答佛，問祖答祖，屙屎送尿也。三家村裏老婆傳口令相似，識箇什麼好惡？總是這般底，水也難消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人人自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」便下座。

師入京，在受春殿。聖上問：「如何是禪？」師云：「皇帝有敕臣僧對。」師在文德殿赴齋，有鞠常侍問：「靈樹果子熟也未？」師云：「什麼年中得信道生？」

上堂，云：「你諸人走來這裏覓什麼？老僧秖解無端喫飯屙屎，別解作什麼？你諸方行腳參禪問道，我且問你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？試舉看。」又云：「中間謊汝屋裏老爺得麼，向老漢胍臀後覓得些子涕唾嚼，將為自己，便道：『我解禪、解道。』饒你念得一大藏教，擬作麼生去？古人事不得已，見你亂走，向汝道菩提涅槃，是埋沒你，是釘橛繫卻你。又見你不會，向汝道非菩提涅槃。知是般事，早是不著便也，又更覓他注解，這般底滅胡種族。從上來總似這般，何處到今日。我向前行腳時，有一般人與我注解，他是不惡心，被我一日覷見，是一場笑具。是我三、五年不死，這般滅胡種底，一斧打腳折。如今諸方大有出世紐捏，你何不去彼中，在這裏覓什麼乾屎橛？」師便下地，以拄杖一時打趁下去。問：「如何是萬法一決？」師云：「莫教失卻問。」問：「死中得活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朝行三千，夜行八百。」問：「大眾雲集，合談何事？」師云：「今日放下，令行去也。」僧禮拜，師便打。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師云：「海晏河清。」道士問：「視聽無聲無形，老君說了也。雲門一句，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迢然西天路。」士無語，師擬下座，士云：「再請師舉揚宗旨。」師云：「道得底出來。」眾無對。師云：「與麼則辜負請主去也。」便下座。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師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不得已且向這裏會取。看看，三門在露柱上。」便下座。

師有時顧視僧曰：「鑒。」僧擬對之，則曰：「咦。」叢林因目師為顧鑒咦。後德　圓明禪師刪去顧字，謂之抽顧頌。

示眾云：「盡十方世界、乾坤大地，以拄杖一畫百雜碎。三乘十二分教，達磨西來，放過即不可；若不放過，不消一喝。」

示眾云：「西天二十八祖、唐土六祖、天下老和尚，總在拄杖頭上，直饒會得倜儻分明，秖在半途；若不放過，盡是野狐精。」師

一日云：「古來老宿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，隨語識人。若是出草之談，即不與麼；若與麼，便有重話會語。不見仰山和尚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廬山。』仰山云：『會有五老峰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曾遊。』仰山云：『闍梨不曾遊山。』」師云：「此語皆為慈悲之故，有落草之談。」有時云：「若言即心即佛，權且認奴作郎；生死涅槃，恰似斬頭覓活。若說佛說祖、佛意祖意，大似將木槵子換卻你眼睛相似。」

弟子	紹聖	朱氏	王氏
	善元	如果	通珍
	慧林	潘氏	
	念修		
	慧覺		

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一終

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第二

室中語要

舉：「古云：『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？」乃云：「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餬餅，放下手云：『元來秖是饅頭。』」有時云：「燈籠是你自己；把缽盂噇飯，飯不是你自己。」有僧便問：「飯是自己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者野狐精，三家村裏漢。」復云：「來，來！不是你道飯是自己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，三家村裏漢。」有時云：「真空不壞有，真空不異色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真空？」師云：「還聞鐘聲麼？」僧云：「此是鐘聲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麼？」

舉：「疏山和尚問僧：『什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嶺中來。』山云：『曾到雪峰麼？』僧云：『曾到。』山云：『我已前到時是事不足，如今作麼生？』僧云：『如今足也。』山云：『粥足？飯足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粥足飯足。」

舉：「孚上座參雪峰，峰聞，乃集眾。孚到法堂上，顧視雪峰，便下看知事。明日，卻上禮拜云：『某甲昨日觸忤和尚。』峰云：『知是般事便休。』」時，有僧問師：「作麼生是觸忤和尚處？」師便打。

舉：「僧問資福：『古人拈槌豎拂，意旨如何？』福云：『古人與麼那。』僧云：『拈槌豎拂又作麼生？』福便喝出。」師云：「古人是什麼眼目？」僧云：「和尚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驢年會麼？」僧無對，師復召僧：「來，來！」僧近前，師以拂子驀口打。

舉：「三平頌云：『即此見聞非見聞。』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見聞？『無餘聲色可呈君。』」師云：「有什麼口頭聲色？『箇中若

了全無事。』」師云：「有什麼事？『體用無妨分不分？』」師云：「語是體，體是語。」復拈起拄杖云：「拄杖是體，燈籠是用，是分不分？不見道：一切智智清淨。」

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』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盡大地不是法身。」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某甲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』州云：『喫粥了也未？』僧云：『喫粥了也。』州云：『洗缽盂去。』」師云：「且道有指示，無指示？若道有指示，向他道什麼？若道無指示，者僧何得悟去？」

舉：「僧問雪峰：『乞師指示。』峰云：『是什麼？』其僧於言下大悟。」師云：「雪峰向伊道什麼？」有時云：「平地上死人無數，過得荊棘林是好手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。」師云：「蘇嚕蘇嚕。」

舉無情說法，忽聞鐘聲，云：「釋迦老子說法也。」驀拈起拄杖問僧：「者箇是什麼？」僧云：「拄杖子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。」一日云：「三家村裏賣卜，東卜西卜，忽然卜著也不定。」僧便問：「忽然卜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伏惟。」師有時云：「大用現前，不存軌則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大用現前？」師乃拈拄杖高聲唱云：「釋迦老子來也。」有時以拄杖打火鑪一下，大眾眼目定動，師乃云：「火爐勃跳上三十三天，見麼？見麼？」眾無語，師云：「無智人前莫說，打你頭破百裂。」師有時云：「看看法身變作燈籠，超佛越祖之談從你腳跟下過也。」僧云：「腳跟下認得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鈍置殺我。」僧云：「與麼則迥然不在者裏也。」師云：「十萬八千。」

舉：「槃山語云：『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云：「直饒與麼道，猶在半途，未是透脫一路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透脫一路？」師云：「天台華頂，趙州石橋。」

舉：「仰山云：『如來禪即許師兄會。』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如來禪？」師云：「上大人。」又拈起扇子云：「我喚作扇子，你喚作什麼？」僧無語，師云：「扇子上說法，燈籠裏藏身作麼生？」僧卻問：「如何是和尚禪？」師叱云：「元來秖在者裏！」

舉：「雪峰喚僧近前來，僧近前，峰云『去。』」師舉了問僧：「你作麼生道得叉手句？你若道得叉手句，即見雪峰。」

舉：「三祖云：『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』」師云：「秖者裏悟了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乾坤大地有什麼過？」

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一切數句非數句，與吾靈覺何交涉。』」師云：「行住坐臥不是靈覺，喚什麼作數句？」

舉：「槃山云：『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云：「東海裏藏身，須彌山上走馬。」復以拄杖打床一下，大眾眼目定動，乃拈拄杖趁散云：「將謂靈利，者漆桶。」

舉：「僧問乾峰：『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，未審路頭在什麼處？』峰以拄杖劃云：『在者裏。』」師拈起扇子云：「扇子勃跳上三十三天，築著帝釋鼻孔，東海鯉魚打一棒，雨似盆傾相似。會麼？」師有時云：「諸方拈槌豎拂云『會麼？』但云『莫壓良為賤。』卻云『是、是。』待伊擬議，便打。」

舉：「教云：『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』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重多少？」僧云：「半觔。」師云：「驢年夢見。」

舉：「夾山語云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。』」師合掌云：「不審，不審。」又以柱杖指露柱云：「夾山變作露柱也，看看！」

舉：「仰山問僧：『近離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向南山。』拈起拄杖云：『彼中還說者箇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說。』山云：『不說者箇還說那箇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說。』山召：『大德！參堂去。』其僧便去。山復召其僧，僧應喏。山云：『近前來。』僧近前，山便打。」師云：「仰山若無後語，爭識得人？」

舉：「雪峰喚僧：『近前來。』僧近前，峰云：『甚處去？』僧云：『普請去。』峰云：『去。』」師云：「此是隨語識人。」

舉：「《參同契》云：『回互，不回互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不回互？」乃以手指板頭云：「者箇是板頭。作麼生是回互？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板頭？」

舉：「見聞覺知無障礙，聲香味觸常三昧。」師云：「一切處不是三昧，行時不是三昧。有處云聲香味觸體在一邊，聲香味觸在一邊，見解偏枯。」

舉：「夾山坐次，洞山到來云：『作麼生？』夾山云：『秖與麼。』」師代洞山云：「不放過又作麼生？」代夾山便喝。師又拈：「夾山云：『秖與麼，元來秖在蝦蟆窟裏。』」又云：「秖與麼，也難得。」

舉：「祖師偈云：『法法本來法。』」師云：「行住坐臥不是本來法，一切處不是本來法，秖如山河大地與你日夕著衣喫飯，有什麼過？」又云：「法本法無法。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不是本無法。」

舉：「傅大士頌云：『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』」師云：「是你從向北騎一頭水牯牛到這裏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不見道：千頭

到這裏，但識取一頭。」

舉：「寶公云：『如我身空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同。』」師云：「你立不見立、行不見行，四大五蘊不可得，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？是你每日把缽盂噇飯，喚什麼作飯？何處更有一粒米來？」

舉：「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。」師拈起拂子云：「是什麼？若道是拂子，三家村裏老婆禪也不會。」

舉：「南方禪客問國師：『此間佛法如何？』國師云：『身心一如，身外無餘。』」師云：「山河大地何處有也。」有時云：「要識祖師麼？」以拄杖指云：「祖師在你頭上勃跳。要識祖師眼睛麼？在你腳跟下。」又云：「這箇是祭鬼神茶飯。然雖如此，鬼神也無厭足。」師有時云：「若說菩提涅槃真如解脫，是燒楓香供養你；若說佛說祖，是燒黃熟香供養你；若說超佛越祖之談，是燒餅香供養你。歸依佛法僧。下去。」師一日拈起拄杖，舉：「教云：『凡夫實謂之有，二乘析謂之無，緣覺謂之幻有，菩薩當體即空。』」乃云：「衲僧見拄杖，但喚作拄杖；行但行，坐但坐，總不得動著。」

舉：「夾山語云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裏識取天子。』」又云：「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。」

舉：「雪峰云：『三世諸佛向火毬上轉大法輪。』」師云：「火毬為三世諸佛說法，三世諸佛立地聽。」師因喫茶了，拈起盞子云：「三世諸佛聽法了，盡鑽從盞子底下去也。見麼，見麼？若不會，且向多年曆日裏會取。」

舉：「槃山語云：『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，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』」師云：「盡大地是光，喚什麼作自己？你若識得，光去境亦不可得，有什麼屎光境！光既不可得，境復是何物？」又云：

「此是古人慈悲之故，重話會語。者裏倜儻分明去，放過即不可。若不放過……」復舉手云：「蘇盧蘇盧。」

舉：「傅大士云：『禪河隨浪靜，定水逐波清。』」師拈拄杖指燈籠云：「還見麼？若言見，是破凡夫；若言不見，有一雙眼在。你作麼生會？」良久復拈拄杖云：「盡大地不是浪。」師有時拈拄杖打床一下云：「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。你把缽盂噇飯時，有箇缽盂見，行時有箇行見，坐時有箇坐見。者般底，作與麼去就，把棒一時趁散。」有時拈起拂子云：「者裏得箇入處去，捏怪也。日本國裏說禪，三十三天有箇人出來喚云：『吽！吽！特庫兒，擔枷過狀。』」

舉：「古人道：『一處不通，兩處失功；兩處不通，觸途成滯。』」拈起拄杖云：「山河大地、三世諸佛盡在拄杖頭上，有甚滯礙？如今明也，暗向什麼處去？秖者明便是暗，一切眾生秖被色空、明暗隔礙，便見有生滅之法。」

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六般神用空不空，一顆圓光色非色。』」師拈起拂子云：「者箇是圓光，是色、非色？喚什麼作色？與我拈將來看。」

舉：「夾山云：『百草頭上薦取老僧，鬧市裏識取天子。』」師云：「蝦蟆入你耳朵裏，毒蛇穿你眼睛中，且向葛藤處會取。」

舉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師云：「你若不識，大食國裏人在你眼睫裏賣香藥。」

舉：「《般若經》云：『無二無二分，無別無斷故。』」師乃指露柱云：「與《般若經》相去多少？」

舉：「經云：『經書咒術一切文字語言，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』」師拈拄杖云：「者箇是什麼？若道是拄杖，入地獄；不是拄杖，是什麼？」師一日拈拂子，撼一下云：「日月星辰撲落地上，見麼？」良久，起身云：「近後突著你眼睛。」

舉：「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」師云：「者箇是屋，上頭是天，手裏是拄杖，作麼生是涅槃門？」有時云：「彈指聲欬、揚眉瞬目、拈槌豎拂或即圓相，盡是撩鉤搭索，佛法兩字未曾道著，道著即撒屎撒尿。」

舉：「瓦官參德山，瓦官為侍者，同入山斫木。德山將一碗水與瓦官，官接得便喫卻，山云：『會麼？』官云：『不會。』山又將一碗水與瓦官，官接得又喫卻，山云：『會麼？』官云：『不會。』山云：『何不成褫取那不會底？』官云：『不會又成褫個什麼？』山云：『子大似箇鐵橛瓦。』官住院後，雪峰去訪，茶話次，峰云：『當時在德山會裏斫木因緣作麼生？』官云：『先師當時肯我。』峰云：『和尚離先師太早。』其時面前有一碗水，峰云：『將水來。』官便過與雪峰，峰接得便潑卻。」師代云：「莫壓良為賤。」因齋次，將餬餅一咬云：「咬著帝釋鼻孔，帝釋害痛。」復以拄杖指云：「在你諸人腳跟下變作釋迦老子。見麼，見麼？閻羅聞說，呵呵大笑云：『者箇師僧相當去，閻王不奈你何；若不相當，總在我手裏。』」師有時以拄杖打床一下云：「你若是箇漢，忽然者裏聞聲悟了，一切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有什麼過？」

舉：「洛浦云：『一塵纔起，大地全收。』」師云：「鳥窠拈布毛。」便有人悟去。因喫茶次，舉：「一宿覺云：『三身四智體中圓，八解六通心地印。』」師云：「喫茶時，不是心地印。」乃拈拄杖云：「且向者裏會取。」

舉：「僧問雪峰：『如何是觸目菩提？』峰云：『好箇露柱。』有處云：『還見露柱麼？』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有底體上會事，見露柱秖喚作露柱。有處道不見有露柱，見解偏枯。見露柱但喚作露柱，見柱杖但喚作柱杖，有什麼過？」

舉：「僧問靈雲：『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』靈雲豎起拂子。僧云：『出世後如何？』雲亦豎拂子。」師云：「前頭卻實，後底打不著。」又云：「不說出不出，何處有一問時節？秖如雪峰夏末於僧堂前坐，眾纔集，峰拈起拄杖云：『者箇為中下根人。』便有僧問：『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？』峰拈起拄杖。」師云：「我不似雪峰打破狼籍。」僧便問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便打。

舉：「僧問玄沙：『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』沙云：『是你自己。』」師云：「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卻。」有僧問：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，你也隨例得飯喫。」師因齋次，拈起餬餅云：「我秖供養江西兩浙人，不供養向北人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秖供養江西兩浙人，不供養向北人？」師云：「天寒日短，兩人共一碗。」

舉：「國師云：『南方佛法半生半滅，此間身心一如，身外無餘。』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身心一如？」又云：「汝等要識國師底麼？」自代云：「不可辜負國師去也。」

舉：「肅宗帝請國師看戲，國師云：『有什麼身心看戲？』帝再請，國師云：『幸自好戲。』」師云：「龍頭蛇尾。」

舉：「國師三喚侍者，侍者三應。國師云：『將謂吾辜負你，誰知你辜負吾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吾辜負你處？你若會得，也是無端。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侍者辜負國師處？」師云：「粉骨碎身未報得。」

舉：「藥山問僧：『什麼處來？』僧云：『湖南來。』山云：『洞庭湖水滿也未？』僧云：『未滿。』山云：『許多時雨水，為什麼未滿？』雲巖代云：『湛湛地。』洞山代云：『什麼劫中曾少欠？』」師云：「秖在這裏。」

舉：「雪峰云：『飯籮邊坐餓死人，臨河渴死漢。』玄沙云：『飯籮裏坐餓死漢，水裏沒頭浸渴死漢。』」師云：「通身是飯，通身是水。」

舉：「僧問資福：『古人拈搥豎拂意旨如何？』福云：『嗄！』」師云：「雪上加霜。」

舉：「僧問資福：『如何是一塵入正受？』福作入定勢，僧云：『如何是諸塵三昧起？』福云：『你問阿誰？』」師云：「這阿師話墮也不知。」

舉：「茱萸上堂云：『你諸人莫向虛空裏釘橛。』時，有靈虛上座出眾云：『虛空是橛。』茱萸便打，虛云：『和尚莫錯打某甲。』萸便歸方丈。」師云：「矢上加尖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適來與麼道那？」師云：「搥鐘謝響，得箇蝦蟆出來。」

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密巖意旨如何？』子云：『須是與麼人始得。』趙州云：『何不與他本分草料？』」師問僧：「作麼生是本分草料？」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舉：「古云：『寂寂空形影。』」師展兩手云：「山河大地何處得也？」又云：「一切智通無障礙。」師云：「拄杖走到西天，卻歸新羅國裏。」乃敲床云：「這箇是你鼻孔。」

舉：「僧問夾山：『如何是道？』山云：『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喚作一句，不喚作法身，是什麼？」僧問：

「如何是學人自己？」師云：「老僧入泥入水。」僧云：「某甲粉骨碎身去也。」師喝云：「大海水在你頭上。速道，速道！」僧無語，師代云：「也知和尚恐某甲不實。」有時云：「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，猶是轉句；不見一色，始是半提。直得如此，更須知有全提時節。」有時云：「泡幻同無礙；一切處不是幻，一切處不是無礙。」有時云：「橫說豎說，菩提涅槃、真如佛性總是向下商量。直得拈槌豎拂時節，亦是橫說豎說，對前頭猶較些子。」僧問：「請師向上道。」師云：「大眾久立，速禮三拜。」

舉：「崇壽問僧：『還見燈籠麼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推倒燈籠。」

舉：「趙州問僧：『什麼處去？』僧云：『摘茶去。』」師云：「閉口。」

舉：「法身說法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未是提綱拈掇時節。」

舉：「有為無三世，無為有三世。有為是斷滅法，何處得三世？無為有三世，不是守寂處法。」

舉：「實學是葛藤言句；拈槌豎拂時節，於實學猶在半途。」

舉：「三種人：一人因說得悟；一人因喚得悟；第三人見舉便迴去。你道便迴去意作麼生？」復云：「也好與三十棒。」

舉：「法身喫飯，早是剜肉作瘡，將謂合有與麼說話。」

舉：「僧問雲居：『湛然時如何？』居云：『不流。』」師云：「不流說什麼湛然。」又云：「此是截鐵之言。」

舉：「藥病相治，盡大地是藥，那箇是你自己？」師云：「遇賤即貴。」僧云：「乞師指示。」師拍手一下，拈起拄杖云：「接取拄

杖子。」僧接得，拗作兩截。師云：「直饒與麼，也好與三十棒。」

舉：「翠巖夏末上堂云：『我一夏已來與師僧說話，看翠巖眉毛在麼？』保福云：『作賊人心虛。』長慶云『生也。』」師云：「闍師。」有時云：「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，且有順水之意也難得。」乃舉：「良遂初參麻谷，谷見來，便去鋤草。良遂到鋤草處，谷都不顧，便歸方丈閉卻門。良遂連三日去敲門，至第三日，纔敲門，麻谷問：『阿誰？』良遂云：『和尚莫瞞良遂，若不來禮拜和尚，洎被經論賺過一生。』」師云：「便有逆水之波，如今得入，是順水之意，亦喚作雙放時節。」又云：「麻谷問：『阿誰？』良遂道：『莫瞞良遂。』不是識破麻谷相見時節。『若不來禮拜和尚，洎被經論賺過一生。』亦知有賺人處。自後良遂歸京，辭皇帝及左右街大師大德，再三相留。茶筵次，良遂云：『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；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。』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良遂知處？」

舉：「《心經》云：『無眼耳鼻舌身意。』」師云：「為你有箇眼見，所以言無，不可如今見時不可說無也。然雖如此，見一切有什麼過？一切不可得，有什麼聲香味觸法！」

舉：「光明寂照遍河沙。」問僧：「豈不是張拙秀才語？」僧云：「是。」師云：「話墮也。」

舉：「僧辭石霜，霜問：『船去，陸去？』僧云：『遇船即船，遇陸即陸。』霜云：『我道半途稍難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三十年後此話大行。」又云：「臨行一句，永劫不忘。」

舉：「生法師云：『敲空作響，擊木無聲。』」師以拄杖空中敲云：「阿耶耶！」又敲板頭云：「作聲麼？」僧云：「作聲。」師云：「這俗漢。」又敲板頭云：「喚什麼作聲？」

舉：「僧問石霜：『教中還有祖師意麼？』霜云：『有。』僧云：『如何是教中祖師意？』霜云：『莫向卷中求。』」師代云：「不得辜負老僧，卻向屎坑裏坐地作什麼？」

舉：「石霜云：『須知有教外別傳一句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？』霜云：『非句。』」師云：「非句始是句。」

舉：「洞山云：『須知有佛向上事。』僧問：『如何是佛向上事？』山云：『非佛。』」師云：「名不得，狀不得，所以言非。」

舉：「洞山云：『塵中不染丈夫兒。』」師云：「拄杖但喚作拄杖，一切但喚作一切。」

舉：「法身清淨，一切聲色盡是廉纖語話。不涉廉纖，作麼生是清淨？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法身？」師云：「六不收。」又云：「三十三天、二十八宿。」

舉：「古云：『如我身空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同。』」師云：「身不可得，一切諸法豈是有也？所以古人道：『無情有佛性。』」又云：「無情不喚作法身說法。」有時云：「光不透脫有兩般病。一切處不明，面前有物，是一。又，透得一切法空，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，亦是光不透脫。又，法身亦有兩般病。得到法身，為法執不忘，己見猶存，坐在法身邊，是一。直饒透得法身去，放過即不可，子細點檢來，有什麼氣息，亦是病。」

舉：「僧問國師：『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』國師云：『與老僧過淨瓶來。』僧取淨瓶至，國師云：『卻安舊處著。』僧送安舊處，又來問：『如何是本身盧舍那？』國師云：『古佛過去久矣。』」師云：「無眹跡。」

舉：「僧問灌溪：『久嚮灌溪，到來秖見箇漚麻池。』溪云：『你秖見漚麻池，且不識灌溪？』僧云：『如何是灌溪？』溪云：『劈箭急。』」師云：「何不與第一機秖對。」

舉：「韋監軍見帳子畫牛抵樹，問僧：『牛抵樹，樹抵牛？』無對。」師代云：「歸依佛法僧。」

舉：「老宿問僧：『聞說雪峰有毬子話是不？』僧云：『不見說著。』宿云：『聞說有。』僧云：『秖是師僧亂舉。』宿云：『不亂舉底事作麼生？』僧無對。」師代云：「某甲新到，未曾參堂。」

舉：「佛問外道：『汝義以何為宗？』」師代外道云：「者老和尚，我識得你也。」「外道云『以一切不受為宗。』」代佛云：「放過一著。」「佛云：『汝以一切不受為宗耶？』」代外道云：「者瞿曇莫教失卻問。」

舉：「雪峰云：『盡大地是你，將謂別更有。』」師云：「不見《楞嚴經》云：『眾生顛倒，迷己逐物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。』」

舉：「教云：『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。』」師云：「見定如今說話，何處有說不說？不見道：去不到去，來不到來。」

舉：「一切真如含一切。」師云：「喚什麼作山河大地？」又云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。」或拈拄杖示眾云：「拄杖子化為龍，吞卻乾坤了也。山河大地甚處得來？」或畫圓相云：「還有人出得麼？」

舉：「教云：『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』」師云：「釋迦老子甚處去也。」

舉：「僧問投子：『如何是此經？』子云：『《維摩》、《法華》。』又問：『塵中不染丈夫兒時如何？』子云：『不著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喚作法身，不喚作第一義，亦為說法，亦為說真空。」師齋次，拈起匙箸云：「我不供養南僧，秖供養北僧。」時，有僧問：「為什麼不供養南僧？」師云：「我要鈍置供養。」僧云：「為什麼秖供養北僧？」師云：「一箭兩垛。」有僧拈問：「秖如前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好即同榮。」或時以拄杖打露拄一下云：「三乘十二分教說得著麼？」自云：「說不著。」復云：「咄！者野狐精。」僧問：「秖如師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張公喫酒，李公醉。」

舉：「古云：『有驚人之句。』」僧問：「如何是驚人之句？」師云：「響。」

舉：「國師云：『語漸也，返常合道；論頓也，不留朕跡。』」師云：「拈搥豎拂、彈指時節，若檢點來，也未是無朕跡。」有時拈拄杖云：「乾坤大地殺活總在這裏。」僧便問「如何是殺？」師云：「七顛八倒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活？」師云：「要作飯頭。」僧云：「不殺不活時如何？」師便起云：「摩訶般若波羅密。」有時云：「遇人即途中受用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拄杖不是途，說話不是途。」

舉：「法身喫飯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」師云：「乾坤大地何處有也？物物不可得，以空噇空。若約點檢來，將謂合有與麼說話。」

舉：「應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」師曰：「應化之身說即是法身說，亦喚作覿體全真，以法身喫法身。」又云：「飯不是法身，拄杖不是法身。」有時云：「宗門七縱八橫，殺活臨時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殺？」師云：「冬去春來。」僧云：「冬去春來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橫擔拄杖，東西南北一任打野榧。」示眾云：「任

你橫說豎說，未是宗門苗裔。若據宗門苗裔，是甚熱碗鳴？三乘十二分教說夢，達摩西來說夢。若有老宿開堂為人說法，將利刀殺卻百千萬箇，有什麼過？」又云：「將謂合有與麼說話底道理。」一日云：「拈搥豎拂、彈指揚眉一問一答，並不當向上宗乘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向上宗乘？」師云：「地下閻浮，大家總道得。秪如鬧市裏坐，朝時豬肉案頭、[蕵- 食+ㄗ]坑裏蟲子，還有超佛越祖之談麼？」僧云：「有底不肯。」師云：「有底不肯？不可商量時便有，不商量時便無也。若約那箇語話體上會事，直言未到，見解偏枯。」有時云：「我尋常道：一切聲是佛聲，一切色是佛色，盡大地是法身，枉作箇佛法中見。如今見拄杖但喚作拄杖，見屋但喚作屋。」有時云：「作而無作，用而無用。」乃拈起拄杖云：「不是用而無用，喚什麼作拄杖？」

舉：「丹霞云：『百骸俱潰散，一物鎮長靈。』」師云：「拄杖不可不靈也。喚什麼作百骸？甚處得來？」

舉：「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。」師云：「拄杖不是無為法，一切不是無為法。」

舉：「誌公云：『雞鳴丑，一顆圓光明已久。』」師云：「腦後即不問你，三千里外道將一句來。」

舉：「睦州喚僧、趙州喫茶，入水之義。雪峰輥毬、歸宗拽石、經頭以字、國師水碗、羅漢書字、諸佛出身處、東山水上行，總是向上時節。」示眾云：「直得觸目無滯，達得名身、句身、一切法空。山河大地是名，名亦不可得，喚作三昧性海俱備，猶是無風匝匝之波，直得忘知於覺，覺即佛性矣。喚作無事人，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。」有時云：「一切處無不是說法，打鐘、打鼓時不可不是。若與麼，一切處亦不是有，一切處亦不是無。」又云：「不可說時即有，不說時便無也。若約提唱即未在，為人門中即得。」

舉：「生死涅槃合成一塊。」乃拈起扇子云：「是什麼不是合成一塊，得與麼不靈利？直饒與麼，也是鬼窟裏作活計。」

舉：「僧問南泉：『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為什麼百鳥啣花獻？』泉云：『步步蹋佛階梯。』僧云：『見後為什麼不啣花獻？』泉云：『直饒不來，猶較王老師一線道。』」師云：「南泉秖解步步登高，不解從空放下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步步登高？」師云：「香積世界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從空放下？」師云：「填溝塞壑。」有時云：「若問佛法兩字，東西南北，七縱八橫，朝到西天，暮歸唐土。雖然如此，向後不得錯舉。」

舉：「祖師偈云：『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。』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轉處實能幽？」師云：「吃嘹舌頭，老僧倒走三千里。」又問：「如何是隨流認得性？」師云：「饅頭餽子，摩訶般若波羅密。」

舉：「玄沙與韋監軍茶話次。軍云：『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辯，何況五天梵語，還有人辯得麼？』玄沙提起托子云：『識得這箇即辯得。』」師云：「玄沙何用繁辭！」又云：「適來道什麼？」又云：「有什麼難辯。」

舉：「古人云：『以空名召空色。』」師云：「拄杖不是空名，召得不是空色。喚什麼作拄杖不是空名？因南泉示眾云：『自小養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；擬向溪西放，不免食他國王水草。不如隨處納些些，他總不見。』」復有僧舉似師，師云：「南泉水牯牛隨處納些些，你道在牛內納、牛外納？直饒你向這裏說得納處分明，我更問你索牛在。」後長慶云：「你道古人前頭為人，後頭為人？」

舉：「王大王向雪峰道：『擬蓋一所佛殿去，如何？』峰云：『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？』大王云：『請師樣子？』峰展兩手。」

師云：「一舉四十九。」

舉：「報慈讚龍牙偈云：『日出連山，月圓當戶，不是無身，不欲全露。』有僧問：『請師全露。』龍牙撥開帳子云：『還見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見。』牙云：『將眼來。』後報慈聞舉云：『龍牙秖道得一半。』」師令僧舉：「我與你道。」其僧便舉，師云：「我不妨與你道。」有時云：「諸方盡向繩墨裏脫出，我者裏即不然。」僧問：「未審和尚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草鞋三十文買。」

舉：「攬真成立，色相宛然，一切法不遷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不遷？」師云：「還見燈籠麼？」僧云：「見。」師云：「靜處薩婆訶。」示眾云：「你等諸人每日上來下去，問訊即不無。若過水時，將什麼過？」有久住僧對云：「步。」師深喜之。

舉：「僧辭大隨，隨問：『什麼處去？』僧云：『峨嵋禮拜普賢去。』隨拈起拂子云：『文殊、普賢總在者裏。』其僧畫一圓相，拋向背後，卻展兩手。隨云：『侍者將一貼茶來與者僧。』」師舉了云：「我即不與麼。」有僧云：「和尚又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，者裏自領出去。」

舉：「黃蘗一日舉手作捏勢云：『天下老和尚總在者裏，我若放一線道，從汝七縱八橫；若不放過，不消一捏。』僧問：『放一線道時如何？』蘗云：『七縱八橫。』又問：『不放過，不消一捏時如何？』蘗云『普。』」復有僧問師：「如何是七縱八橫？」師云：「念老僧年老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普？」師云：「天光迴照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天光迴照？」師云：「骼崙少人知。」有時云：「一顆圓光明已久，還有人問麼？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一顆圓光明已久？」師云：「西天斬頭截臂。」又云：「除卻須彌山，拈卻佛殿脊。」一日披袈裟云：「我抖擻法身也。」總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

我。」僧便問：「和尚抖擻法身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我也知你親。」

舉：「玄沙示眾云：『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，忽遇三種病人來，作麼生接？患盲者，拈槌豎拂他又不見；患聾者，語言三昧他又不聞；患啞者，教伊說又說不得。且作麼生接？若接此人不得，佛法無靈驗。』」有僧請益師，師云：「你禮拜著。」僧禮拜起，師以拄杖便挃，僧退後，師云：「你不是患盲。」復喚近前，僧近前，師云：「你不是患聾。」乃豎起拄杖云：「還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你不是患啞。」其僧於此有省。

舉：「古云：『一言纔舉，大地全收。』」師云：「且道是什麼言？」自云：「春鳥啼時西嶺上。」遂令僧：「你問我。」僧便問：「是什麼言？」師云：「噫！」

舉：「馬大師云：『一切語言是提婆宗，以此箇為主。』」師云：「好語，秖是無人問。」僧便問：「如何是提婆宗？」師云：「西天九十六種，你是最下種。」

舉：「肇法師云：『諸法不異者，不可續鳧截鶴、夷嶽盈壑，然後為無異者哉！』」師云：「長者天然長，短者天然短。」又云：「是法住法位，世間相常住。」乃拈起柱杖云：「拄杖不是常住法。」

舉：「古云：『一念劫收一切智。』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乾坤大地總在上頭，若透得去，拄杖也不見有。直饒與麼，也是不著便。」

舉：「須菩提說法，帝釋雨華，尊者問曰：『此華從天得耶？』帝曰：『弗也。』『從地得耶？』帝曰『弗也。』『從人得耶？』帝曰：『弗也。』『從何得耶？』帝釋舉手，尊者云：『如是，如

是！』」師云：「帝釋舉手處作麼生？與你四大五蘊、釋迦老子同別？」

舉：「世尊初生下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云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。』」師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，貴圖天下太平。」

舉：「禾山示眾云：『有作家戰將麼？出來。』」時，有僧出云：「未審彼中還有也無？」師云：「格。」

舉：「僧問雪峰：『佛未出世時如何？』峰橫按拄杖而坐。」師云：「常。」

舉：「德山問維那：『有幾人新到？』那云：『八人。』山云：『喚典座來，一時生按過。』」師拈云：「更說什麼生按過？」

垂示代語

舉：「雪峰勘僧：『什麼處去？』僧云：『識得即知去處。』峰云：『你是了事人，亂走作什麼？』僧云：『莫塗汙人好。』峰云：『我即塗汙你。古人吹布毛作麼生？與我說來看。』僧云：『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也。』」師別前語云：「築著便作屎臭氣。」代後語云：「將謂是鑽天鷂子，元來是死水裏蝦蟆。」

舉：「韶山勘僧云：『莫便是多口白頭因麼？』因云：『不敢。』山云：『有多少口？』因云：『遍身是。』山云：『大小二事向甚處屙？』因云：『向韶山口裏屙。』山云：『有韶山口，即向韶山口裏屙；無韶山口，向甚處屙？』因無語，山便打。」師代云：「這話墮阿師，放你三十棒。」又代云：「將謂是師子兒。」又云：「韶山今日瓦解冰消。」

舉：「僧到曹溪。有守衣缽上座提起衣云：『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。』僧云：『為什麼在上座手裏？』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彼彼不了。」師代云：「遠嚮不如親到。」又云：「將謂是師子兒。」

舉：「睦州問僧：『莫便是清華嚴麼？』僧云：『不敢。』州云：『夢見華嚴麼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云：「門前大狼籍生。」

舉：「湖南報慈垂語云：『我有一句子遍大地。』僧便問『如何是遍大地底句？』慈云：『無空缺。』」師云：「不合與麼道。」別云：「何不菴外問？」

舉：「南泉示眾云：『昨夜三更文殊、普賢相打，每人與二十棒，趁出院去也。』趙州出眾云：『和尚棒教誰喫？』泉云：『王老師有什麼過？』州便禮拜。」師代云：「深領和尚慈悲，某甲歸衣缽下，得箇安樂。」

舉：「崇壽見僧做餬餅次，隔窗問云：『你還見我麼？』僧云：『不見。』壽云：『還我餬餅錢來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和尚禮拜餅爐好。」

舉：「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妙峰頂？』州云：『不答你者話。』僧云：『為什麼不答？』州云：『我若答，落在平地。』」師代云：「俱胝和尚。」

舉：「長慶見僧來，云：『何得無禮！』」師代云：「某甲罪過。」又云：「甲辰乙巳。」

舉：「長慶問秀才云：『佛教云：「眾生日用而不知。」儒書亦云：「日用而不知。」不知箇什麼？』秀才云：『不知大道。』」師云：「灼然不知。」

舉：「僧問睦州：『靈山還有蛇不？』州云：『者蚯蚓。』」師代云：「白骨連山。」

舉：「長慶拈拄杖云：『識得這箇，一生參學事畢。』」師云：「識得這箇，為什麼不住？」

舉：「雲巖掃地次，道吾云：『何得太區區生？』巖云：『須知有不區區者。』吾云：『與麼則第二月也。』巖豎起掃帚云：『這箇是第幾月？』吾拂袖出去。」師云：「奴見婢慇懃。」

舉：「仰山問俗官云：『官居何位？』官云：『推官。』山乃豎起拂子云：『還推得這箇麼？』官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久嚮和尚。」

舉：「僧到翠巖，值巖不在，乃下看主事。主事云：『參見和尚也未？』僧云：『未。』主事卻指狗子云：『要見和尚，但禮拜者狗子。』僧無語。後翠巖歸，聞此語云：『作麼生道，免得與麼無語？』」師代云：「欲觀其師，先觀弟子。」

舉：「座主就華嚴講，請翠巖齋，巖云：『山僧有箇問，座主若道得，即齋。』巖便拈起餬餅云：『還具法身麼？』主云：『具法身。』巖云：『與麼則喫法身也。』主無語。本講座主代云：『有什麼過？』巖不肯，東使云：『喏！喏！』」師代云：「特謝和尚降重空筵。」

舉：「雪峰示眾云：『世界闊一丈，古鏡闊一丈；世界闊一尺，古鏡闊一尺。』玄沙指面前火鑪云：『火鑪闊多少？』峰云：『似古鏡闊。』沙云：『這老漢腳跟未點地在。』後東使拈問僧：『為復古鏡較火鑪與麼大，火鑪較古鏡與麼大？』西院云：『與麼問大也未可在。』」師云：「餿飯泥茶鑪。」

舉：「僧問雲居：『山河大地從何而有？』居云：『從妄想有。』僧云：『與某甲想出一錠金，得麼？』居便休去，僧不肯。」師聞得，云：「已是葛藤，不能折合。得待伊道：『想出一鋌金，得麼？』拈拄杖便打。」

舉：「閩中韋監軍尋常見僧云：『某甲待官滿，出江西、湖南置一問，問殺江西、湖南老宿。』僧云：『監軍作麼生問？』軍云：『不勞手腳。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話墮也。」又云：「伏惟尚饗。」

舉：「王太傅問北院云：『古人道：「普現色身，遍行三昧。」佛法為什麼不到北俱盧州？』院云：『秖為遍行，所以不到。』」師云：「如法置一問來。」

舉：「王大尉入佛殿，指缽盂問僧：『這箇是什麼缽？』僧云：『藥師缽。』尉云：『秖聞有降龍缽。』僧云：『待有龍，即降。』尉云：『忽遇拿雲攫浪來，又作麼生？』僧云：『他亦不顧。』尉云：『話墮也。』玄沙云：『盡你神力，走向什麼處去。』保福云：『歸依佛法僧。』百丈作覆缽勢。」師云：「他日生天，莫辜負老僧。」

舉：「地藏問崇壽：『你久後將什麼利濟於人？』壽云：『無不利濟。』藏云：『無一法得利濟。』」師云：「直饒與麼，也好喫棒。」又云：「當時但喚近前來，已後教伊無[舀*鳥]啄處。」

舉：「泉州王太傅問僧：『上座住甚處？』僧云：『半月山。』傅云：『忽遇月頭、月尾又作麼生？』僧無語。」師代云：「將謂與麼，更有與麼。」

舉：「龍牙尋常道：『雲居師兄得第二句，我得第一句。』」西院云：「秖如龍牙與麼道，還扶得也無？」師云：「須禮拜雲居始

得。」西院云：「傍觀者哂。」

舉：「崇壽問僧：『還見燈籠麼？』僧云：『見。』壽云：『兩箇。』」師代云：「三頭兩面。」又云：「七箇八箇。」

雲門匡真禪師語錄卷第三

垂示代語

師因不安云：「打草鞋，行腳去。」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：「和尚什麼處去？」師云：「四維上下，對機設教去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和尚宜喫薑附湯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箚久雨不晴。」代云：「一箭兩垛。」或云：「遇賤即貴，遇明即暗。」代云：「一起一倒。」一日云：「咬齒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合。」或云：「初秋夏末，好與三十棒。」代云：「某甲如是。」問僧：「新羅國與大唐國是同、是別？」代云：「僧堂佛殿，廚庫三門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教意提不起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為你蝦蟆活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你道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？」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，師云：「一條絛三十文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南山起雲，北山下雨。」僧又問：「作麼生是一條絛三十文？」師云：「打與。」一日云：「商量舉覺箇什麼？」代云：「鹽貴米賤。」或云：「佛法兩字拈卻成，得箇什麼？」代云：「死蝦蟆。」或云：「佛法不用學，燈籠露柱欺你去。作麼生得不欺你去？」代云：「趙州南，石橋北。」一日云「古人面壁閉卻門，還透得這裏麼？」代云：「這裏是什麼乾屎橛！」又云：「一。」或云：「般柴來去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還出得釋迦老子鼻孔麼？」代云：「和尚也是量才補職。」師或舉手云：「古佛為什麼不到這裏？」代云「不可降尊就卑。」因僧設報慈和尚齋，師問僧：「汝道報慈和尚有幾身？」代云：「今日齋飯如法。」問僧：「般柴來去，普賢菩薩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般柴早是辛苦。」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是大過患，子細點檢。」代云：「不用別人。」問僧：「世間是什麼人罪最重？」代云：「平出。」一日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一句合頭語，萬劫繫驢橛。』作麼生明得免此過？」代云：「趙州石橋，嘉州大像。」或云：「虛空還有長短也無？」代云：「這箇師僧得與麼肥，這箇師僧得與麼瘦。」一日云：「常徒之見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洎作過中會。」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有理不伸，死而不吊；有理能伸，罕遇奇人。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過。」師有時問僧：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少喫。」或云：「是你諸人繞天下行腳，不知有祖師意，露柱卻知有祖師意。你作麼生明得露柱知有祖師意？」代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示眾云：「一舉不再說。作麼生是一舉？」又云：「你若不相當，且覓箇入頭路，微塵諸佛盡在你舌頭上，三藏聖教在你腳跟下，不如悟去好。還有人悟得麼？出來道看。」代云：「養子之緣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長安雖樂。」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風不來，樹不動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樹折船沉。」或云：「第一句作麼生道？若道不得，作麼生得心息？」代云：「和尚莫要草鞋拄杖麼？」一日云：「從上古人作麼生辯人？」代云：「城地因君置。」師因摘茶云：「摘茶辛苦，置將一問來。」無對。又云：「你若道不得，且念上大人，更不相當，且順朱。」代云：「功不浪施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勞而無功。」或云：「今日二十七，拈向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壁上挂。」問僧：「三乘十二分教，什麼人承當得？」代云「沙彌童行。」一日云：「汝作麼生辯得無礙法？」代云：「閑家具。」或云：「還有句內藏身麼？」代云：「領。」一日云：「京華還有棟梁也無？」代云：「家家觀世音。」或云：「不相當，且順朱，識取好。」代云：「因學人置得。」示眾云：「箚即難，七九六十三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不可總無人去也。」又云：「洎合向後道。」師或

云：「日裏來往，日裏辯人，忽然中夜教取箇物來，未曾到處，作麼生取？」代云：「瞞卻多少人？」示眾云：「看看，佛殿入僧堂裏去也。」代云：「羅浮打鼓，韶州舞。」

上堂，拈起拄杖云：「看看，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。」便下座，代云：「拽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雙明一句？」代云：「一箭兩垛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不瞞人底句？」代云：「莫道這箇是瞞人底。」一日云：「泥水不分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昨日莫徭人設齋。」或云：「日裏來往總識你，作麼生是影身一句？」代云：「某甲亦見日頭從東邊上。」一日云：「盡力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五箇餬餅，三碗茶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平伸一問？」代云：「便摑傍僧。」一日云：「空不異色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園頭甚要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不沉影底句？」代云：「現。」

上堂，大眾集，師良久云：「久雨不晴。」代云：「一槌兩當，蓋覆將來。」一日云：「教中有言『謗斯經故，獲罪如是。』拈卻當門齒，將經來。」代云：「不空罥索。」或云：「你多年在叢林裏。」乃舉手便放下云：「向後不得與麼。」代云：「若與麼，便成辜負和尚。」一日云：「昨日有一句語，不敢望你會，還有人舉得麼？」代云：「驀。」又云：「走殺多少人。」

上堂，大眾集定，云：「總上來也，各自東行西行。」便下座，代云：「不少。」或云：「古人一言悟道，觸緣見性，拈起作麼生商量？」代云：「雲居鼓上藍鐘。」一日云：「日裏來往，上上下下，一問一答，住汝當荷，夾差一問來。作麼生當荷？」代云：「謂言侵早起，更有夜行人。」又云：「一起一倒。」又云：「生在冀州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乾坤側日月，星辰一時黑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師因說事了起立，以拄杖打禪床一下，云：「適來如

許多葛藤，貶向什麼處去。靈利底即見，不靈利底著我熱瞞。」代云：「雪上加霜。」示眾云：「日月傍照三天下，正照四天下，我與你注破了也。一句道將來。」代云：「東弗于代，西瞿耶尼。」或云：「佛法不用道著，世間什麼物最貴？」代云：「莫道這箇是賤底。」又云：「乾屎橛。」一日云：「今日十五入夏也。寒山子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和尚問寒山，學人對拾得。」或云：「你諸人傍家行腳，還識西天二十八祖麼？」代云：「坐底坐，臥底臥。」又云：「少喫。」因齋次，指白瓷器云：「這箇知有超佛越祖之談。」代云：「五九四十五。」又云：「和尚自喫飯。」一日云：「是你傍家行腳，作麼生是不落賓主底句？道將來！」代云：「便出去。」或云：「是你師僧在江西、湖南所在過夏，衣缽分付什麼人了來？」代云：「不是瞞卻一人來。」又云：「不作大人相。」一日云：「非貴賤，據什麼？」代云：「蝦跳不出斗。」示眾云：「看看，殺了也。」便作倒勢云：「會麼？若不會，且向拄杖頭上會取。」代云：「龍頭蛇尾，蛇尾龍頭。」又代作倒勢。一日云：「我每日共你葛藤不能到夜，如今在這裏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秖恐和尚不答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腳跟下一句？」代云：「有麼？」師或問僧：「你為什麼帶累我？」代云：「某甲帶累和尚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出得這裏？」代云：「朝遊羅浮，暮歸檀特。」一日云：「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？」代云：「把將來。」又代展兩手。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蹙舌一句？」代云：「和尚秖待某甲道。」一日云：「你師僧繞天下行腳，見老和尚開口，便上來東聽西聽，何不向洗缽盂處置將一問來？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為物之故。」因見火頭云：「你辛苦！我賞你這箇拄杖子吞卻祖師也。」無對。代云：「功不浪施。」又云：「禍不單行。」師因披衲衣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披衣蓋乾坤。』」乃拈起衲衣抖擻云：「北斗一時黑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出身早。」又云：「不道與麼去。」或云：「佛法還有變易也無？」代云：「缽盂、鞋履、拄杖、針筒。」一日云：「佛法拈卻，我不問你，還有識世諦法

麼？」代云：「某甲若道有，被和尚領過。」或云：「摩㘞顯正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有什麼過？」示眾云：「大眾！函蓋乾坤，目機銖兩，不涉世緣，作麼生承當？」代云：「一鏃破三關。」師或云：「南來北往飛禽走獸，為什麼卻有異？」代云：「辯卻多少人。」或云：「你諸人擔缽囊行腳，不知有佛法；佛殿上蚩吻卻知有佛法。」代云：「佛殿裏裝香，三門外合掌。」師或以拄杖一畫，云：「微塵諸佛盡在這裏，還辯得盡麼？」代云：「日出東方，夜落西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扣門一句？」代云：「打。」或云：「迷本底人觸途俱滯，悟本底人為什麼有四大見？」代云：「益州附子，建州薑。」師或云：「你諸方愛荅話，還有透不得底句麼？」代云：「來。」或云：「達磨西來，為什麼難得兒孫？」代云：「放。」師因說事了，起立云：「你諸人忽然今夜總悟去，早起將刀截卻我頭。我說了也。」乃拈衲衣抖擻云：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學人不得辜負和尚。」或云：「口秖堪喫飯。你道古人拈槌豎拂、揚眉動目作麼生辯？」代云：「溈山笠子江西別。」又云：「龍頭蛇尾。」或云：「佛法中菩提涅槃、真如解脫並為增語。汝道世諦以何為增語？」代云：「鬧市裏一箇兩箇。」又云：「菩提涅槃。」師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觸目是道。』拈卻醬甕，阿那箇是道？」無對。師云：「蒼天，蒼天。」代前語云：「是什麼心行？」或云：「見即不可子細看。」代云：「長安雖樂。」示眾云：「十五日已前不問你，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

上堂，良久，云：「鈍置殺人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不獨。」因看誌公頌，問僧：「半夜子，心住無生即生死。古人意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也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人人盡有光明在，看時不見暗昏昏。』作麼生是光明？」代云：「廚庫三門。」又云：「好事不如無。」一日云：「佛法太煞有，秖是舌頭短。」代云：「長也。」又云：「大斧斫了手摩挲。」師齋次，問

僧：「應是從前叢林學得底言語總拈卻，你道我飯作麼生滋味？」代云：「菜裏少鹽醋。」或云：「是你諸人行腳，須知有隔身句。作麼生是隔身句？」代云：「初三十一。」或云：「大智非明，真空絕跡。還有人明得這箇道理麼？若有人明得，出來道看。」代云：「捏。」問僧：「常徒底人過在什麼處？你與我拈出來。」代云：「不可平地生堆阜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佛法身心何在？」或云：「一言纔舉，千差同轍。是什麼言？」代云：「如是我聞。」又云：「要道有什麼難！」因見狗子，乃打一下云：「你為什麼咬這露柱？」代云：「但以腳趯狗子便去。」舉：「華經云：『金色光明雲，青色光明雲。』你道我尋常還有這箇時節麼？」代云：「亦不得屈著和尚。」因開法堂門云：「作麼生是入門一句？」有僧云：「喏！」師云：「漆桶。」無對。代云：「掩面出去。」代後語云：「道著。」一日，眾集定，云：「莫錯認一著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謝和尚重重相為。」或云：「是你諸人行腳，須知有入頭路，還有人道得麼？出來道看。」代云：「也不得辜負和尚。」示眾云：「中有一寶，祕在形山，拈燈籠向佛殿裏，將三門來燈籠上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逐物意移。」又云：「雷起雲興。」一日云：「宗門作麼生舉令？」代云：「吽！」師或云：「阿耶耶！新羅國裏打鐵，火星燒著我指頭。」自代云：「非但指頭。」師或云：「從上祖師、三世諸佛說法，山河大地草木為什麼不省去？」代云：「新到行人事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京中喫麵多。」師或云：「萬法紜紜，三世諸佛、天下老和尚一時出頭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著什麼來由？」一日云：「忽然有一箇老宿，把弓刀按劍，入地獄如箭射，還有人會得這箇時節麼？」代云：「鑰匙在和尚手裏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難得不錯怪人句。』作麼生是不錯怪人句？」代云：「爭塞得人口。」一日云：「眼睫橫亙十方眉毛，上透乾坤、下透黃泉，須彌塞卻你咽喉。還有人會得麼？若有人會得，拽取占波共新羅門額。」代云：「哂！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聲香味觸常三昧。』我與你葛藤。」乃拈拄杖云：「這箇拄杖子

是三昧，你若識得拄杖子，即識得天下老宿。」又云：「你若識得拄杖子，未夢見天下老宿腳跟下一莖毛。」代云：「和尚不使別人。」一日云：「一箭兩垛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長安雖樂。」或云：「日謝樹無影，這箇是佛殿，那箇是無影？」代云：「洎分南北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道，得不落第二問？」代云：「洪州鞋履。」一日拈起拄杖云：「解脫深坑勃跳。」代云：「出。」或云：「一語明得，不要分外。」代云：「將謂是天地。」師或云：「塵無自性，攬真成立。作麼生是成立底事？」代云：「五尺拄杖三尺竹。」一日云：「說即天地懸殊；不說即眼睫裏藏身，眉毛上勃跳。」代云：「三三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一語無二語。』作麼生是一語？」代云：「早朝粥齋後茶。」師或拈起拄杖云：「是你諸人作麼生辯雲門？雲門作麼生辯你諸人？」代云：「平。」問僧：「佛法還有青黃赤白也無？」代云：「東方甲乙木，西方庚辛金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塵中辯主？」代云：「道州去江華不遠。」師或云：「有一人問著口似木[木*突]，有一人問著口似懸河，你道二人過在甚處？」代云：「有過即拈出。」示眾云：「叢林言話即不要，作麼生是宗門自己？」代云：「但展兩手。」或云：「迷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何處有也！」或云：「目前不溺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下不舉上。」示眾云：「江西即說君臣父子，湖南即說他不與麼，我此間總不如是，你還識壁麼？」代云：「何異？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不續再問？」代云：「秋風過去春風至。」因齋時聞鼓聲，師云：「釋迦老子叫喚也。」時，有僧問：「未審釋迦老子叫喚作麼？」師云：「你與麼驢年夢見麼？」代云：「今日喫飯甚是遲。」或云：「我今年老七十八也，所作事難也。」良久，問僧：「你道淨瓶年多少？」無對。代云：「甲子會。」一日云：「靈利底人難得。作麼生是靈利底人？」代云：「不妨。」或云：「問一答十、問十荅百底人，從什麼處來？」代云：「西京來。」一日云：「會佛法底人，共什麼人語話？」代云：「行者。」問僧云：「三藏聖教、天下老和尚言語，

總拈卻蝦蟆口裏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昨日新雷起。」師舉：「古人道：『讀經千遍，紙上見經不識。』忽然國師問你作麼生？」又云：「忽然國師拈起作麼生？」代前語云：「唵！」代後語云：「朝看《華嚴》，夜讀《般若》。」或云：「凡有請問，不得離於祇對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一句通褒貶？」代云：「雖是善因而招惡果。」或云：「行住坐臥、著衣喫飯是法身，那箇是你四大？」代云：「和尚今年年尊。」一日云：「你若辯我、我辯你是尋常，更有一條作麼生辯？」代云：「識。」或云：「節角語須是箇人始得。作麼生是節角語？」代云：「摩斯吒落水。」一日云：「繞天下行腳辯人底人，你道具什麼眼？」代云：「聽水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遇人即鼻孔遼天。」便下座。代云：「識好惡。」師或云：「鬧市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便唱聲云：「人家莫點燈火。」

上堂，云：「為眾竭力，禍出私門。」代云：「眾禍已除。」或云：「照盡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某甲不欲開蝦蟆口。」師在餬餅寮喫茶，云：「不向汝道罪過。」無對，復云：「第一須忌火。」便起去。代云：「大眾不得辜負和尚。」師或云：「佛法太煞有，秖是灸瘡痛。」代云：「灸瘡痛猶可。」一日云：「臨坑不損人。」代云：「也是。」又云：「某甲識好惡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舉即易。』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以貌取人。」一日云：「驀點是什麼時節？」代云：「不可道是蝦蟆蛤跛。」或云：「不是雲門罪過。」便起去。代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師或云：「己事若明，始消他供養。作麼生是你明底事？」又云：「舉一明三，萬里崖州。」代云：「一切由和尚。」代前語云：「飽。」師或拈起拄杖問僧：「這箇汝不得道著，作麼生是衲僧孔竅？」無對，又云：「你若道不得，向鼻孔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新羅火鐵，鄆州針。」又云：「疋上不足。」因僧來參，師拈起袈裟云：「你若道

得，落我袈裟綣繢裏；你若道不得，又在鬼窟裏坐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某甲無氣力。」或云：「不明己底人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大人不合如此。」一日云：「放下一句無不盡。」代云：「養子之緣。」或云：「不用指東劃西，什麼人會佛法？」代云：「三家村裏老翁婆。」一日云：「你若衣缽下坐，縛殺你；你若走上來，走殺你。作麼生是不停之句？」代云：「速。」或云：「新羅國裏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便請。」一日云：「萬法從甚處起？」代云：「糞堆頭。」師或云：「第一句作麼生道？你若明得，陝府鐵牛吞卻乾坤。」代云：「謝和尚重重相為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問中具眼？」代云：「瞽。」示眾云：「舉一不得舉二，你若舉二，放你舉三。」代云：「開。」師或云：「天堂地獄、鑊湯鑪炭蓋卻你頭，三世諸佛總在你腳跟下，三十年後鼻孔遼天。」代云：「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也。」一日云：「五音六律是有是無？」代云：「不可蝦蟆窟裏作活計。」師或云：「一句該通，五千餘首。蘇嚕薩訶。」代云：「三門頭打鼓，佛殿裏行香。」師或云：「如今半夏也，敲磕處道將一句來。」師復云：「密怛哩孤密怛哩智。」又云：「密怛哩孤密怛哩智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[口*部]啉。」又云：「磕。」一日云：「三十年後會去在。」代云：「點兒落節。」或云：「頭上霹靂即不問你，腳下龍過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朝起雲，夜降雨。」師問僧：「德山便棒，你道學人還有長處也無？」代云：「無端。」一日云：「一切智智清淨中，還有生滅麼？」代云：「夜叉說半偈。」或云：「若知去處，什麼劫中無祖佛？」代云：「發。」示眾云：「作麼生是不露鋒骨句？」代云：「今時人須是明明向道始得。」師乃有頌：「不露鋒骨句，未語先分付，進步口喃喃，知君大罔措。」或云：「十方國土中，唯有一乘法。你道自己在一乘法裏，一乘法外？」代云：「入。」又云：「是。」一日云：「紐半破三針筒鼻孔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海裏使風山上船。」或云：「折半列三針筒鼻孔在什麼處？與我箇箇拈出來看。」代云：「上中下。」或云：「分疆列土作麼

生道？」代云：「文殊自文殊，解脫自解脫。」師或云：「衲僧須得巴鼻，即識得天下人。作麼生是衲僧巴鼻？」代云：「德山棒。」示眾云：「淺聞即深悟，深聞即不悟。」代云：「迷逢達磨。」或云：「衲僧須識古人眼。作麼生是古人眼？」代云：「蝦蟆跳上天。」一日云：「處處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鬧市裏天子，百草頭上老僧。」或云：「暗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藏頭露尾。」一日云：「將南作北，將北作南，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由阿誰？」或云：「未打板已前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著什麼來由？」一日云：「以有為有，作麼生免得去？」代云：「患。」師或云：「解患非患明得了，作麼生是眼？」代云：「晝見日，夜見星。」一日云：「明暗為什麼不相管？」代云：「難為怪笑。」或云：「過在什麼處得與麼難？」代云：「辯。」一日云：「渺漫不分，是什麼人分上事。」代云：「不可作沙彌行者見解也。」師或拈起拄杖云：「莫道老和尚瞞你，貴之與賤，縱橫十字，一時這裏會得了，莫辜負老僧。」代云：「百鳥為子屈。」又云「抑與之與。」師或云：「見麼？」自云：「見。」又云：「見什麼？」代云：「花。」師舉：「古人云：『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』這箇是僧堂，這箇是佛殿，那箇是不揀擇？」代云：「何必如此？」師或云：「全抽、半抽作麼生道？」復云：「作麼生是半抽？」代云：「跳出死蝦蟆。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全抽？」代云：「案山雷，主山雨。」師或云：「你自鈍置，第一不得錯舉。」代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一日云：「識得道得，出來道看，話端道什麼？」代云：「識罪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不再問底句？」代云：「今年春氣早，夜來陽鳥啼。」又云：「佛殿裏裝香，三門前合掌。」一日云：「入夏來十一日也，還得入頭麼？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來日十二。」師因喫茶，拈起茶盞云：「一口吞盡，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茶又喫卻。」示眾云：「西天二十八祖、唐土六祖、天下老和尚總出頭來，過在什麼處？」又云：「你在此間三冬兩夏，忽然出外，有人問雲門老和尚道什麼，你向他道什麼？」代云：「驀面唾

這野狐精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他不是顛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從門入者非寶。』作麼生是門？」代云：「道得也無用處。」因聞鼓聲云：「鼓聲咬破七條。」又指僧云：「抱取貓兒來。」代云：「不用別人。」師問僧：「行腳事即不問汝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道將一句來。還有人道得麼？」代云：「怛薩阿竭二千年。」師或云：「不問汝叢林言教，這箇是天，這箇是地。」以手指身云：「這箇是我。」又指露柱云：「這箇是露柱，那箇是佛法？」代云：「也大難。」師在僧堂中喫茶，拈起托子云：「蒸餅、饅頭一任汝喫，你道這箇是什麼？」代云：「乾狗屎。」又云：「茶又喫了也。」師或云：「你還識德山麼？莫道我壓良為賤。」代云：「也知和尚因某甲置得。」師聞齋鼓聲云：「你道鼓因什麼置得？」代云：「因皮置得。」師聞齋鼓聲云：「你還識得老婆禪麼？」代云：「鼓聲喚喫飯去。」一日云：「古人道：『巧拙具生殺。』作麼生是生殺？」代云：「疋上不足，疋下有餘。」

上堂，大眾集已，師云：「大眾齋去。」卻問僧：「你道我教伊去，還有過也無？」代云：「也不是和尚特地如此。」師行次，以拄杖打露柱一下，云：「新羅天子勃跳上梵天。」代云：「無端。」師或云：「世諦不要道，佛法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父子之情。」一日云：「通明底人什麼物與麼來？」代云：「莫教屈著人。」又云：「釋迦老子須彌山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朝朝抱佛眠，起時還共起。』你道見解朦朧底人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未到。」問僧云：「眼中無色識，識中無色眼，色眼二俱無，何能令見色？去卻古人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把將饅頭蒸餅來。」又云：「雪上更加霜。」又云：「有什麼？」師或云：「幡竿頭倒卓是第幾機？」代云：「打。」一日云：「學佛法底人如恒河沙，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俱。」師因出門云：「古人道：『從門入者非寶。』汝道從門出者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一。」師入

堂齋次，指聖僧供缽問僧云：「你若喫盡，又在解脫深坑裏；你若喫不盡，又不唧[口*留]。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大眾喫飯次。」

上堂云：「劃斷即不可。」復云：「你若不會，三十年後莫道不見老僧。」代云：「和尚恐人埋沒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今日上堂，大眾著便。」師或以柱杖打露柱一下云：「你作麼生不說禪？」復云：「埋沒人家男女。」無對。自云：「擔枷過狀。」自代前語云：「爭怪得別人。」師或云：「湖裏魚變成龍即不問你，作麼生是針眼魚？」代云：「點。」師聞打槌聲云：「妙喜世界百雜碎，擎缽盂向湖南城裏喫粥。」代云：「浴後喫。」一日云：「什麼語中無世諦？什麼語中無地獄？」代云：「天晴日出，雨下雷興。」或云：「平常心是道。你平常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五箇餬餅三箇餽。」一日云：「一句辯邪正。忽有人問：『作麼生是辯邪正底句？』你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西天與此土不同。」或云：「今日已前不要，今日已後不要，正當今日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正好。」師或云：「病遇因即瘥。你道遇什麼因，道得底道看。」代云：「尚。」或云：「缽盂匙箸與露柱相去多少？」代云：「分開好。」又云：「尋常得此便。」一日云：「當鋒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領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辯慈風一句？」代云：「識取好。」一日云：「迷身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昨日雷聲起，今朝陽鳥啼。」師或云：「不用勃跳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死蛤跛也無用處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提婆宗？」代云：「西天令嚴，此土還較。」或云：「汝道何物具四德？」代云：「死貓兒。」又云：「把不具底來。」一日云：「荊棘不彫擇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拈放一邊。」或云：「有一切見底人是什麼人？」代云：「三家村裏納稅漢。」一日云：「不占田地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總屬和尚。」或云：「倒道將一句來看。」代云：「訶薩。」一日云：「息節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知時好。」師或云：「天下難走，將什麼過水？」代云：「且曬著。」師或時

拈拄杖作射勢云：「官家進器械來也，看看！」代云：「和尚不得放過。」又云：「僧堂前。」師或云：「一夜展腳睡天明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何不快起？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赤脫一句？」代云：「也大無端。」一日云：「以有為有，此人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苦。」或云：「還有不識祖師底人麼？」代云：「仁義道中。」又云：「不患。」一日云：「識過無過，不識過，過也不知。」代云：「熱。」或云：「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？」代云：「二事一時。」一日云：「佛法外置將一問來。」代云：「一箇便多。」或云：「既知來處，什麼劫中無祖師？」代云：「某甲今年不著便。」或云：「寸草不生，不學禪，不學道。」代云：「是什麼閑？」或云：「還有吞不盡句麼？」代云：「蛇。」師行次，以拄杖打露柱一下云：「什麼處來？」自云：「西天來。」復云：「來這裏作什麼？」自云：「說佛法。」乃喝云：「欺我唐土人。」又以拄杖打一下便行，卻拈問僧：「汝道我意作麼生？」僧便問：「秖如師意作麼生？」代云：「不用行主。」又云：「師子咬人。」復問僧：「秖如當機，合下得什麼語？」代云：「發。」又云：「百歲老兒作歌舞。」一日云：「驀箚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因一事，長一智。」或云：「大藏教將什麼辨？」代云：「點。」一日云：「佛殿為什麼不見僧堂？」代云：「痛。」或云：「衲僧鼻孔即不問汝，泥裏洗玉塊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彈指。」又云：「衲僧鼻孔又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翫山翫水。」師或問僧：「作麼生是不寂句？」無對。師云：「汝問我，與汝道。」僧便問：「作麼生是不寂句？」師云：「[口*部]。」代前語云：「不可向鬼窟裏作活計。」又云：「作麼生是[口*部]？」代云：「會此意。」又云：「文殊五字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是入鄉隨俗底句？」代云：「君子可入。」一日云：「作麼生是提綱一句？」代云：「雪峰南，趙州北。」一日云：「靈苗不動根，過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誤卻多少人。」或云：「一顆圓光明已久，作麼生是一顆圓光？」代云：「謝和尚重重相為。」師或云：「作麼

生是對明一句？」代云：「露。」師或云：「非色非聲，體上明得。是第幾機？」代云：「不可向野狐窟裏作活計。」一日云：「布幔天網打龍，布絲網撈蝦攏蜆。你道螺蚌落在什麼處？」代云：「具眼。」師因卸卻七條，語僧云：「汝道來生莫不會佛法麼？」僧無語。代云：「和尚幸是大人。」又云：「某甲不敢道。」復云：「為什麼不敢道？」又云：「自有和尚在。」師歲夜問僧：「餅餤是羅漢藥石，還將得饊饠餽子來麼？」無對。代云：「今日東風起。」師或云：「你若不相當，且向古人建化門中道將一句來；若道不得，向異處道將一句來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前來猶是可。」一日云：「遠即照，近即明。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入水始見長人。」又云：「更不要也。」師或拈拄杖云：「且向這裏會，也有利益，也無利益。總不會，顢頇佛性，儱侗真如。」代云：「疋上不足，疋下有餘。」一日云：「萬法從什處起？」代云：「不可向和尚道蝦蟆口裏也。」因齋時聞鼓聲云：「古人道：『一切聲是佛聲。』喚作佛聲？喚作鼓聲？」代云：「和尚道了也。」又云：「和尚不宜喫麵。」因見僧來參，師打露柱一下云：「來這裏瞞我。」代云：「但打露柱一摑云：『為人自安。』」一日云：「至道無難，唯嫌揀擇。作麼生是不揀擇？」又云：「如來妙色身，羅羅李。」代云：「不出。」代前語云：「古人道了也。」因齋時打帳座一下云：「這箇喫。」又打飯床一下云：「這箇不喫。」代云：「一槌兩當。」因搬米問僧：「人擔米，米擔人？」代云：「總得。」又云：「搬米辛苦猶是可。」又問僧：「大橋有多少米？」僧云：「七十碩。」師拈起拄杖云：「七十碩米一時在拄杖頭上，擔將來即得；若擔不得，餓殺你。」代云：「不可為小小。」一日云：「有所說，野干鳴；無所說，師子吼。我與麼是野干鳴，作麼生是師子吼？」代云：「九九八十一。」師或云：「埋沒兩字，不用道著。」代云：「深領和尚慈悲。」又云：「因某甲所置。」師或云：「善財入門也，作麼生道得出去？」代云：「朝遊羅浮。」師或云：「餬餅從你橫咬豎咬，不離

這裏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今日新麵。」一日云：「有賞有罰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遇賤即貴，天晴日出。」或云：「龍潛師溺起自何來，作麼生是不活底句？」代云：「有什麼難辯？」一日云：「敲磕一句作麼生道？」代云：「驢生駑[馬*百]馬生騾。」或云：「作麼生得道斷商量？」代云：「來年更有新條在，惱亂春風卒未休。」一日云：「辯得親疏，為什麼被親疏所使？」代云：「阿誰置得。」或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會即途中受用，不會即世諦流布。』完圜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一錢兩箇，二錢三箇。」一日云：「一句道將來。」代云：「疋上不足。」因夏末，問僧：「初秋夏末，不觸平常，道將一句來。」代云：「初三十一，中九下七。」師問僧：「通身是水，阿誰喫？」代云：「洎與和尚作笑具。」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 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